一本让中国人自信自强的书

沉思录

Meditations

智慧是点滴累积的，等待我们超越静气地阅读，心领神会地品首。
缓缓地体会，慢慢地感悟，你会发现它像山谷中的一股清泉，冲刷着我们被浮躁的现实所蒙蔽的心。

孟宁 编著

(2)

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以自己的身心去洞彻，以自己的心
击。圣贤经典犹如冬日里的一缕暖阳，让人爱用流连，一读再读而
初，滋味醇厚

参圣贤哲理，解读自然人生，让我们豁然开朗，让我们自信坦然，
我们掩卷而思……

团结出版社

"物质的东西越多，人就越容易迷茫。"在当今社会，尽管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人们的内心家园，精神世界却变得越来越贫瘠。我们周围的世界，清醒者少，困惑者多。其实，困惑者也想让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烦恼，只不过越是思考越是徒增更多困扰。

这就是沉思给人类带来的悲哀。如果人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生命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也别忘了沉思也能带来说不尽的享受和欣喜。在世界文明史中，出现过一大批智慧过人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们被后人尊称为圣贤、先哲。试想，这些先哲圣贤所生活的环境要比我们今世艰苦得多，然而他们每一天不是用快乐的心境生活吗？那些发人深省的哲理不也是从他们的思想中诞生出来的吗？

ISBN 978-7-80214-468-2
9 787802 144682 >
25.00元
定价:75.00元(全三册)

CHENSI LU

沉思录

Meditations

孟宁编著

(2)

国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思录/孟宁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214-468-2

Ⅰ.沉… Ⅱ.孟… Ⅲ.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Ⅳ.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4660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tj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印　张：42
字　数：800千字
印　数：1-8000册
版　次：2008年8月　第1版
印　次：2008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14-468-2/B·62
定　价：75.00元(全三册)

（如果有印装质错，请与本社联系）

前言

"物质的东西越多，人就越容易迷茫。"在当今社会，尽管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人们的内心家园、精神世界却变得越来越贫瘠。我们周围的世界，清醒者少，困惑者多。其实，困惑者也想让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烦恼，只不过越是思考越是徒增更多困扰。

这就是沉思给人类带来的惩罚。如果人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生命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也别忘了沉思也能带来说不尽的享受和欣喜。在世界文明史中，出现过一大批智慧过人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们被后人尊称为圣贤、先哲。试想，这些先辈圣贤所生活的环境要比我们今世艰苦得多，然而他们每一天不是用快乐的心境生活吗？那些发人深省的哲理不也是从他们的思想中诞生出来的吗？

圣贤先哲的沉思，给了我们受益终生的智慧。一代代的圣贤们不知疲倦地思考生命的价值，探讨人生方向，触及人类心灵、精神的深处，在生活的最花然之处挖掘珍贵的宝藏。他们穷其一生追寻博大精深的智慧，志在解救众生免于灵魂的痛苦。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圣贤经典还能启发我们的心智，解除我们的困惑吗？还能徜徉我们的精神家园吗？智者们留下的经典都是沉思的结晶，每一篇都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在时间的长河中更是大放光芒。人的思想发展是不受时空制约的，圣贤智者们的经典智慧，穿越时空，跟随着光阴的脚步，一直传袭到我们现代人手里。

为了让圣贤哲人不再遥远，为了使他们的经典不再尘封，为了让先辈深邃的智慧之光照亮今天的我们，为了让古人纯朴的哲理和谆谆告诫化作我们思想的力量，为我们自己找到平静心灵的出路和方向，本书从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作家的近万篇文章中精选出一百多篇流传甚广、深受中外读者所喜爱的哲理散文，借经典点拨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人性、人心。

圣贤经典既包含了哲人的思考，也蕴藏着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对自然、生活、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每一篇都有它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寓意，通过杂谈、散文体的表达形式，折射出思想感情的火花，生活哲理的闪光，表现出难得的意趣、情趣和理趣。对于自然与美、心性与意志、生活与人生等普遍备受关注的思想问题，力图用圣贤的智慧指出最贴近实际、最符合情理的出路。

前言 Forewor

智慧是点滴累积的，等待我们凝神静气地阅读，心领神会地颔首。细细地体会，慢慢地感悟，你会发现它像山谷中的一股清泉，冲刷着我们被浮躁的现实所蒙蔽的心。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以自己的身心去洞彻，以自己的心灵去撞击。圣贤经典犹如冬日里的一堰暖阳，让人受用流连，一读再读而新鲜如初，滋味醇厚。

参圣贤哲理，解读自然人生，让我们豁然开朗，让我们自信坦然，让我们掩卷而思……

目录

mu lu

卷一

人的心灵被禁锢于肉体之中，而在可能存在的意志力之中，心灵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心灵并不占据着绝对的真理，而只是绝对真理的天真的探索者。绝对真理被人的心灵之外的某种超智性的或说是神秘的意志力占据着。

人：一种无常的存在 3

人 5

你是人 14

人的灵魂 16

论坚毅 18

论性格 21

人性谈六则 23

了解自己 28

沉思录（2）

卷二

世界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以及生活上的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一种人是幸福的，而另一种却得不到幸福。他们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那些观点对于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因此也不同，苦乐的分界主要也就在于此。

优雅而快乐的人 33

道德和感情 41

生与死之间的两歧 46

美腿与丑腿 57

为势利小人一辩 59

卷三

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社会和个人 67

论高位 69

论灵魂不朽 73

我的一个梦想 76
独立宣言 82
要为自由而战斗 87
信仰自白 90

卷四

要追究一个人或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

我的世界观 95
我的人生信念 99
我的憎恶 105
消极抵抗 112

卷五

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有隐秘的目的，它推动着人超出有限的能力，尽可能地去达到它。所以当一个人为了同类，为了地球上的环境而使用他生命中的宝贵财富时，他不仅与那永在体验的造化相竞争，同时他也是帮助造化实现其神秘的欲望。

论创造 119

人的创造力 122
创造成功的机会 124
直到成功 127
迷失的一代 130

卷六

伟大的灵魂，并不是爱得最频繁的灵魂。我认为它应当是爱得最强烈的灵魂。对于伟大的灵魂来说，热情的狂潮是必需的，它会震撼灵魂，并使其得到充实。不过，伟大的灵魂一旦开始恋爱，其爱的方式就超乎寻常的热烈……

关于爱情 135
让爱成为本能 137
性与美 139
爱情是盲目的吗？ 146
爱的感情是从属于理性意识 152

卷七

由于妇女也致力于经济上的独立，许多做妻子的就不愿意让自己委曲求全地适应丈夫，而那些仍留恋男人至上的传统观念的人却又不能了解为什么自己要去适应。这种忧虑的产生与不愿有

很大关系。

谈婚姻与独身 159
婚姻中的自由 161
爱神、财神、荣誉 163
论女人与财产 165
从女人中解放出来 167

卷八

生活是美好的。只有被称为人的这类动物歪曲生活之美，因为人类并未像其他万物生灵那样循着天定正途、大自然的引导和真主的启示生活，而是按其自定法则生活，这些法则乃是其依据唯我主义、狂妄自大和个人好恶所随意制定的。

论生活 175
透明的生活 178
良善的生活 186
生活是美好的 192

卷九

每颗心灵的深处都有一座墓穴和地牢，尽管外界的光、音乐

及狂欢可能使我们暂时忘却它们和它们中所拘押的死者及关押的囚犯。但有时，最经常的是在午夜，那些黑暗的藏身之所的大门会砰然大开。

泪与笑 199

烦扰的心灵 203

痛苦与厌倦之间 208

论孤独 210

卷一

juan yi

人的心灵被禁锢于肉体之中，而在可能存在的意志力之中，心灵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心灵并不占据着绝对的真理，而只是绝对真理的无畏的探索者，绝对真理被人的心灵之外的某种超智性的或说是神秘的意志力占据着。

人：一种无常的存在

人是一种非终极的无常的存在。高处的圣光照耀着我们的身心；那里才是我们神往的终极所在，那里暗示着我们从有限的、苦难的尘世走向自在的解脱之道。

我是说人的心灵被禁锢于肉体之中，而在可能存在的意志力之中，心灵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心灵并不占据着绝对的真理，而只是绝对真理的天真的探索者。绝对真理被人的心灵之外的某种超智性的或说是神秘的意志力占据着。这个超智性与神圣的知者和创世者那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意志力不可分割，它自在自为，是充满活力的意志之源。超智性便是超人，人类下一个非凡的进化便是走向超人的存在。

从人走向超人是我们生命进化中下一个能够达到的成就，其必然性合于我们内在精神的意向与自然生命进化的逻辑。

从物质世界和动物界进化到人，这种可能性既已实现的事实是降临中的圣光之第一次闪现，是神性诞生于物质之中的第一个遥远的兆示。从人类世界中诞生出超人将是这种神圣兆示之希望的圆满实现。从我们被肉体束缚着的灵魂中正在出现与力量、幸福和知识联为一体的神秘的日之光晕，超智性将会是那闪耀着的光彩之形成。

超智性的存在并不是将自身的天性发展到顶峰的人，也不是比人类的伟绩、知识、权力、智性、意志、性情、天才、活力、神圣、爱恋、纯洁或完善更高一级的限度。超智性是超越于人的灵性与人的有限性之外的某种存在；它是比人类天性中可能出现的最高意识更伟大的意识。

人是一种智性的存在，其智力的显现因和物质性的大脑联为一体而受制、而含混、而贬抑；即使是处于最佳的状态，智性也只是通过大脑这个附属物而对至高的力和自由之可能性做出较为清晰地闪现；如果与神圣的力量隔绝，它便不可能超越某些狭隘而可怕的限制而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改变。这是一种受制的力，常常表现为利益的仆人或侍者，用以满足我们的生命或肉身的种种娱乐性欲望。而神圣的超人则是神秘的精灵，其超智性虽在上方却以能洞察下界的一切，它将把握我们的智性与肉身，它将使我们的心灵、生命与身体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心灵体现着存在于人身上的最高的力，但这是一种求知中的、迷茫的、永身在不停地挣扎着的力。即使心灵极其明亮之时，它也不过是一线微光的折射罢了。闪耀着圣光的、自由的超心智将是超人的主脑，其自在的知识之轮的无限运转，其自发的力量源泉，其永恒的喜悦将使俗界的众神之生命达到和谐的境地。

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什么，而在于他可能做什么。他的荣耀在于他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和神秘的劳工车间，在这里神圣的"人家"正在培育着超人。同时人业被赋予一种比其自身更伟大的属性：非低级的创造，正是这种属性使得人本身部分地成为制造这种变更的匠人；要使降临于人的肉体之中的荣耀代替人本身，需要人对其间的参与，需要人在意识中有认可和献身的

意志，人在世间的渴望正体现了大地对超智慧的创造者的呼唤。

如果人人都在呼唤并且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回答，那么无量而辉煌的变更时代便在目前了。

人

……每当我心力交瘁的时刻，那如烟的往事便在我记忆中浮现，使我不禁心灰意冷，而我的思想则有如秋天冷漠无情的太阳，照耀着混乱不堪的尘寰，在杂乱无章的尘世上空不祥地盘旋，无力继续上升，更无力向前飞翔。每当我处于这心力交瘁的艰难时刻，我总要把人的雄伟形象呼唤到我的面前。

人啊！我脑中仿佛升起一轮太阳，人就在这耀眼的阳光中从容不迫地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悲剧般完美的人啊！

我看见他高傲的前额，豪放而深邃的眼睛，眸子里闪耀着大无畏的思想的光辉，雄伟的力的光辉，这力量能在人们疲惫颓唐的时刻创造神灵，又能在人们精神振奋的时代把神灵推翻。

他置身在荒凉的宇宙之中，独自站立在那以不可企及的速度向无垠空间的深处疾驰而去的一块土地上，苦苦地琢磨着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他英勇地迈步向前！不断向上！——要把沿途遇到的人间和天上的一切奥秘通通揭开。

他一面前进，一面用心血浇灌他那艰难、孤独而又遥远的征途，用胸中灼热的鲜血创造出永不凋谢的诗歌的花朵，他巧妙地把发自不安的心灵中的苦闷呼声谱成乐曲；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创造科学，每走一步都要把人生装点得更加美好，就像太阳那样慷慨地用它的光芒把大地普照。他不停地运动，不断向上，近步向前！他是大地上一颗指路的明星……

他凭借的只是思想的力量，这思想时而迅如闪电，时而静若寒剑。

自由而高傲的人远远地走在众人的前面，高踞于生活之上，独自置身在生活之谜当中，独自陷入不可胜数的谬误之间……这一切都像磐石一般压在他高傲的心头，伤害他的心灵，折磨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疲惫难当，呼唤他去把一切迷误消灭光。

他在前进！种种本能在他的胸中喧嚣：自尊心令人讨厌地发着牢骚，像厚颜无耻的叫花子在乞讨，七情六欲像藤蔓一般把心儿紧紧缠绕，吸吮他的热血，大声要求向它们的力量让步……每条神经都想控制他；一切都渴望成为他灵魂的主宰。

形形色色的生活琐事犹如路上的污泥，又像凶恶的癞蛤蟆，挡着他的去路。就像一颗颗的行星围绕着太阳，人的创造精神的各种产物也把他层层围绕。他的爱情永远不知餍足，友谊步履蹒跚，远远跟在他的身后，希望能像他走在他的前面；而那满脸怒容的憎恨，它手上那副忍耐的镣铐正在叮当作响。可信仰正用乌黑的睫子凝视他焦虑不安的脸庞，等待他投入自己宁静的怀抱……

他了解自己这一群可悲的侍从——他的创造精神的各种产

物都是畸形的，不完善的，瘸脚的。

它们穿着旧真理的破衣烂衫，被种种偏见的毒药所残害，怀着敌意跟在思想后面，总也赶不上思想的飞跃，就像乌鸦追不上雄鹰的翱翔。它们同思想争论着谁该领先，却很难同思想融成一股富有创造力的熊熊火焰。

这儿还有人的一个永恒的旅伴，那无声无息而又神秘莫测的死亡，它时刻准备亲吻他那颗炽热地渴望生活的心。

他了解自己这一群永生的侍从，最后，他还了解一个产物——疯狂。

长了翅膀的疯狂像一股强大的旋风，它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人，竭力鼓动思想，硬要拖她去参加它野蛮的舞蹈……

只有思想是人的女友，他唯独同她永不分手，只有思想的光焰才能照亮他路上遇到的障碍，揭示人生的谜，揭开大自然的重重奥秘，解除他心中漆黑一团的混乱。

思想是人的自由女友，她到处用锐利的目光观察一切，并毫不容情地阐明一切：

"爱情在玩弄狡猾习俗的诡计，一心想占有自己的情人，总在设法贬低别人并委屈自己，而在她背后却藏着一张充满肉欲的脏脏面孔。"

"希望是怯弱无力的，而躲在她后面的是她的亲姊妹——谎言；谎言穿着盛装，打扮得花枝招展，时刻准备用花言巧语安慰并

欺骗所有的人。”

思想在友谊那颗脆弱的心里看到它的谨小慎微，它的冷酷而空虚的好奇心，还看到被铲心腐朽的斑点，以及从那里滋生出来的诽谤的萌芽。

思想看到凶恶的憎恨的力量，她明白，如果摘下憎恨所戴的手铐，它将毁灭世上的一切，甚至连正义的幼芽也不放过。

思想发现呆板的信仰拼命地攫取无限的权力，以便奴役一切感情，它藏着一双无恶不作的爪，它沉重的双翼软弱无力，它空虚的眼睛视而不见。

思想还要同死亡搏斗：思想把动物造就成人，创造了神灵，创造了哲学体系以及揭示世界之谜的钥匙——科学，自由而不朽的思想憎恶并敌视死亡——这毫无用处却往往那么愚昧而残暴的力量。

死亡对于思想就像一个捡破烂的女人。她非得在房前屋后、墙角路旁，把破旧、腐烂、无用的废物收进她那鼓鼓的口袋，有时也厚颜无耻地偷窃健康而结实的东西。

死亡散发着腐烂的臭气，裹着令人恐惧的裹尸布，冷漠无情、没有个性、难以捉摸、永远像一个严峻而凶恶的谜站立在人的面前，思想不无妒意地研究着她。那善于创造、像太阳一样明亮的思想，充满了狂人般的胆量，她骄傲地意识到自己将永垂不朽……

斗志昂扬的人就这样迈开大步，穿过人生之谜构成的骇人的

黑雾，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永远向前！不断向上！

他疲倦了，步履艰难，不断呻吟；惊恐的心在寻求信仰，并大声乞求爱情给他以温柔的爱抚。

而软弱所孵育的三只鸟儿——沮丧、绝望和忧愁，这三只凶恶而丑陋的鸟儿，围着他的心灵不祥地盘旋，总在那儿扰郁地对他歌唱。歌中唱道，他是一只渺小的甲虫，他的认识有限，思想软弱无力，神圣不可侵犯的骄傲也滑稽可笑，而且不论他干什么，他终究要死亡！

听到这支虚伪而恶毒的歌曲，他那颗破碎的心不停地颤抖；疑虑像针似的刺痛了他的头脑，屈辱的泪珠在眼眶里闪耀……

倘若他内心的骄傲不被激怒，人就会被死亡的威吓逼进信仰的监牢，爱情将含着胜利的微笑，引诱他投入自己的怀抱，向他高声许诺幸福，为的是掩饰自己无法获得自由的悲哀和那贪婪专横的肉欲……

怯懦的希望与谎言结成盟友，对他歌颂宁静之乐，说什么息事宁人就能安享太平。它们用甜言蜜语为昏昏欲睡的灵魂催眠，把他推入甜蜜的懒惰的泥潭，让他落入懒惰的女儿——苦闷的魔爪。

由于种种浅薄的感情的影响，他急忙把下流无耻的谎言的甜蜜毒药塞满自己的大脑和心田。谎言公然教训他，说什么人除了像牲畜一样搭一个安乐窝，再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思想起骄傲的，人对于她是珍贵的，——于是她同谎言展开了一场恶战，而战场就在人的心上。

思想象猎家对头那样追逐着人，像蛀虫那样不知疲倦地蚕食他的头脑；像干旱那样把他的心田变为一片荒漠，又像刽子手那样将他拷打。思想用于真理的渴念，用于严峻而睿智的生活真理的渴念，作为振奋精神的清凉剂，不讲情面地把他的心儿抓紧；那真理的成长虽然缓慢，但透过一片昏暗的迷雾却清晰可见，像一朵思想培育出来的火红的小花。

但是，倘若人已经被谎言毒害得不可救药，并忧郁地相信，世上最高的幸福莫过于脑满肠肥，最高的享受莫过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坐享人间安乐，那么思想将悲哀地垂下翅膀，成为欣喜若狂的感情的俘虏，昏昏欲睡，让人听凭他的心去衰弃。

腐朽的庸俗，下贱的苦闷的女儿，犹如传播瘟疫的云雾，从四面八方朝人袭来，用刺鼻的灰色尘埃把他的头脑、心和眼睛蒙住。

倘若没有骄傲和思想，人将不成其为人，他自身的弱点会使他蜕化为禽兽……

但是，一旦怒火燃烧，把思想唤醒，人就会独自穿过犹如荆棘丛生的累累错误，只身冲进约人的多如星火的疑惑，踏着旧真理的瓦砾，继续前进！

庄严、高傲、自由的人，勇敢地正视真理，对自己的怀疑说道：

“你说我软弱无力，认识有限，这是一派胡言！我的认识在发

展！我知道，看见并感觉到认识在我身上发展，我根据痛苦的轻重程度去探测我的认识的增长，如果认识没有增长，我就不会比从前更感到痛苦……”

“但是，我每前进一步，我的需求就更多，感受更多，我的见识也越加深广，我的愿望的迅速增长，意味着我的认识在茁壮成长！现在我的认识好比点点星火，那又算得了什么？点点星火可以燎原！将来，我就是照耀黑暗宇宙的熊熊烈焰！而我的使命就是要照亮整个世界，溶化世上无数的神秘之谜，达到我和世界之间的和谐，创造我自己内心的和谐。我要把人间照亮，而人间的生活乌七八糟，痛苦万状，布满了不幸，屈辱，痛苦和憎恨，犹如布满了疥疮，我要把人间一切可恶的垃圾统统扫进往日的墓穴！”

“各种迷误与过错，犹如一条条绳索，把惊惶失措的人们拴在一起，把他们变成了鲜血淋漓、令人厌恶、互相吞食的一群野兽，我的使命就是要解开这些绳索！”

“思想创造了我，为的是摧毁、摧毁、踏碎一切陈腐、狭隘、肮脏和丑恶的东西，在思想锻造出来的自由、美和对人的尊重的坚固基础上创造新的一切！”

“我是苟且偷安无所作为的死敌，我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写的人！

“一部分人默默无闻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奴隶劳动，完全是为了让另一部分人尽情享用面包和各种精神财富，这种生活是无意义，可耻而又可恶！”

“让一切偏见、成见和习惯都见鬼去吧。它们像黏滞的蜘蛛网，缠绕着人们的头脑和生活。它们妨碍生活，强制人们的意志，我一定要把它们铲除！”

“我的武器是思想，而且坚信思想自由、思想不朽以及思想的创造能力永远不断增长——这就是我的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

“对我来说，思想是黑暗生活中唯一不会欺骗我的永恒灯塔，是世上无数可耻谬误中的一点灯火，我看见它越燃越旺，逐步把无效秘密彻底照亮，我跟随着思想，在她永不衰竭的光芒照耀下前进，不断向上！迈步向前！”

“不论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没有思想攻克不了的堡垒，也没有思想震撼不了的圣物！思想创造一切，这就使她拥有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力，去摧毁可能妨碍她自由生长的一切。”

“我平静地认识到偏见是种种旧真理的外壳，思想一度创造了旧的真理，正是思想的火焰又把它们烧成了灰烬。如今盘旋在生活之上的重重谬误，都是旧真理的灰烬中的产物。”

“我还认识到，胜利者并非摘取胜利果实的人，而仅仅是固守在战场上的人……”

“我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创造是独立自在而且无穷无尽的！”

“我要前进，要燃烧得更加明亮，更彻底地驱散生活中的黑

暗，而牺牲就是对我的褒奖。”

“我不需要别的褒奖，我认为，权力是可耻而乏味的，财富是沉重而愚昧的，荣誉是一种偏见，它来自人们不善于珍重自己，来自人们卑躬屈膝的奴隶习性。”

“怀疑？你们不过是思想迸出的火花而已。为了考验自己，思想才用剩余的力量生育你们，并用自己的力量把你们抚养！”

“总有一天，我的感情世界将同我永生的思想在我脑中汇合成一团巨大的创造性的火焰。我将用火焰把灵魂里一切黑暗、残暴与凶恶的东西烧光。我将同我的思想已经创造出来和现在创造的神灵一模一样。”

“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

于是他威严而自由地高昂着骄傲的头颅，重新迈开从容而坚定的步伐，踏着已化为灰烬的陈腐偏见，独自在种种谬误构成的灰白色的迷雾里前进。他身后是沉重的乌云般的旧日的灰尘，而前面则是漠然等待着他的无数的谜。

它们像太空的繁星不计其数，人的道路也永无止境！

斗志昂扬的人就这样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永远向前！不断向上！

你是人

你是人，带着他的一切

你仍是其始，亦是其终。由你，他的清泉涌溢。向着你，他的溪水流淌。在你身上，他注入了人性。

你是他的治者与被治者，施虐者与受虐者，摧毁者与被毁者。

你是他的施主与受赠人，是他的钉于十字架者与被钉于十字架者。

你是他的贫者与富者，弱者与强者，显现者与隐遁者。

你是他的行刑者与受刑者，批评者与受批评者，嫉妒者与被嫉妒者。

你是他的高尚者与卑贱者，圣徒与罪人，天使与魔鬼。

你是每一位父亲和母亲的儿子，是每一位兄弟和姐妹的父亲；我来自于你。我逃不开你，你逃不开我，因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我俩即全人类。

如果没有你，便没有我之为我；如果没有我，便没有你之为你；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他之为他。

如果没有先于我们者，便没有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广阔时间中的任何一个人。

在你邻居的心中有幸福吗?——你何不以他的幸福而高兴呢！因为在他的织品中有你灵魂织进的线。你邻居的眼睛看到还是没看到这条线，你均无忧，因为那看到一切的眼睛，已看到了它。

在你邻居的心中有一团火吗?——那就让你的心因这团火而燃烧！因为在这团火中，有从你的憎恨与轻蔑的炉火中迸出的一颗火星。

在你邻居的脸上有笑容吗?——那就让你的脸对它发出微笑吧！因为在它的甜蜜中，有你的爱发出的光。

你的邻居因犯下的一条罪行而入狱了吗?——你何不把你心中的一部分道入监牢和他同囚?因为你是他罪行的同犯，尽管合法的权力未曾用其法律对你进行审判，而同你一样的一个人没有判定入狱。

昨天，我看见你在跳舞，且在人群中高喊："鼓掌呀！鼓掌!"难道你不认为，在你身上有欢畅的生命，只有当你目睹他

人生命的欢乐并向其鼓掌时，你欢畅的生命才起舞么？当别人跳舞你不鼓掌时，你在想着什么？

昨天，我听见你在诉苦，痛哭："人们啊，听我讲！人们啊，公正地对待我吧，我是被冤枉的！"

如果不是向那些人本身讨公平，那你还能向谁去讨公平呢？如果说你向人们控诉世人，那么为什么不倾听他们向你的控诉和向你本人寻求公正的声音呢？昨天，我看见你在计算自己的利润，你踌躇满志，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大为赞赏。我没听见你说："这是赚别人的钱。"今天，我看见你在计算自己的损失，诅咒着别人精明狡猾。我听见你说："这是别人抢我的。"你难道对自己成为生活中的股东——"投机商"——不感到羞愧吗？

你是人，带着他的全部一切。对此，不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是你的图像和标本，除非你能从自身逃出，那你能从我这儿逃到何处呢？

如果你能逃出自身，那你是谁呢？

人的灵魂

我们在和别人争论时，产生的是雄辩，在和自己争论时，

产生的是诗。我们和雄辩家不同，他们一想起已经争取到或可能争取的群众，说话的语气中就充满信心。我们却是在疑惑不定之中吟唱。而且，即使面对最高境界的美，由于我们知道自己处于孤寂中，因此我们的韵律就会变得黯然。我还认为，没有哪一个出色诗人——不管他的生活如何纷扰不安——曾经把享乐作为他的生活目标。我年轻时的两个挚友约翰逊和道生都是生活放荡的人，一个是酒鬼，另一个既好酒又好色，然而他们却具有那种充分理解生活，从梦中惊醒过来的人的严肃态度。他们俩人，一个人在生活上、艺术上，另一个在艺术上，同时也较少地在生活上，都经常对宗教怀有强烈的向往。在我所读过的、听到过的、遇见过的诗人中，从来没有一个是多情善感的人。另一个自我，即反自我，或者有谁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正相对立的自我，只有那些不再受蒙蔽的人，那些以激情为现实的人才能感受。感伤主义者是些讲求实际的人，他们相信金钱、地位、婚礼时的钟声，他们的幸福观就是不管工作还是游玩，都要忙到把一切全抛在脑后，只记得眼下的目标。他们在注满忘河之水的杯盏里找到自己的欢乐，至于醒悟、想象、揭示现实等等，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词——忘形情境。一个老艺术家写信告诉我，他在纽约的码头上闲逛时，看见一个女人在给病孩喂奶，于是从她身上得到了一个故事。她还对他谈起了其余几个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是一个很长的悲惨故事。"我想给她画一张画，"他写道，"如果我不去经受这一切痛苦，我就不可能相信自己感受到忘形情境。"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因为信仰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是人能贡献给上帝的唯一礼物，所以在贡献时必须是诚心诚意的。我们也不能靠掩藏起丑恶来为世人制造一种虚假的美；只有经受过一切想象得到的苦痛的人，才能创造至高无

上的完美，因为只有当我们看到和预见到我们所恐惧的东西，我们才会得到那令人目眩的、无法预见的、行动迅捷的漫游者的奖赏。假如他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和他就毫无缘分可言。然而他与我们存在的关系却像是火与水，像是寂静与喧闹一般。在一切不是不可能的事物中，他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因为那些只需轻而易举就可到手之物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正如谚语所说："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我明白我一无所有时，当我明白塔楼鸣钟人以一瞬即逝的钟声作为灵魂的婚礼之歌时，我将看到黑暗变为光明，虚空变为丰实。

心情动荡不安的人常常是最快地感受到转虚为实这一点，而且有那么一阵子心情会更为烦扰。当生活把她的幻术一个个收起时，那些欺瞒我们为时最长的很可能就是美酒和肉欲的杂物。我们的商会和下议院里并没有人体那样的神圣美的结构，他们的狂乱也没有因太阳的照晒而成熟。而诗人呢？也不是站在神圣的庙堂里，而是生活在包围庙堂大门的旋风之中，因此也有可能受到蔑视。

论坚毅

所谓坚毅，主要指耐心忍受无法补救的不测。但坚毅并不意味着不要尽我们所能地避开威胁我们的麻烦和不测，不要担

心它们的突然降临。相反，任何预防不测的诚实做法不仅允许，而且值得赞扬。因此，如果能够利用身体的灵活或手中的武器避开别人的突然袭击都是好的办法。

古时候许多好战的民族将逃跑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经验证明这种背对敌人的做法比面向敌人更危险。

土耳其人比较习惯这样做。

在帕拉图的人物传记中，苏格拉底嘲讽拉凯斯（苏格拉底密友）把勇敢定义为在对敌作战中坚守阵地。苏格拉底说："怎么？难道把阵地让给敌人再反击他们就是怯懦吗？"他还引证荷马如何称颂埃涅阿斯的逃跑战术。后来，拉凯斯改变了看法，承认斯基泰人和骑兵也采用逃跑的战术。这时苏格拉底又举斯巴达的步兵为例，这个民族比任何民族都英勇善战，攻克布拉的城。那天，由于冲不破波斯部队的方阵，斯巴达军队制造后退的假象，引诱波斯人追击，就这样斯巴达人打破和瓦解波斯人的方阵，取得了胜利。

至于斯基泰人，有人说当大流士皇帝率兵去征服他们的时候，强烈谴责他们的国王见到他时总是后退。对此，斯基泰人的国王安达萨斯回答说，他后退既非怕大流士，也非怕其他什么人，而是他的民族行走的方式。因为他们既无耕地，也无城池和家园要保卫，不必担心敌人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如果说这位国王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想靠近他们祖宗的墓地，在那里他就会找到对话者。

当进行炮战时，正如打仗时常有的那样，一旦被瞄准是不能怕被击中而躲开的，因为炮弹的威力之大，速度之快，让人防不胜防；但还是有人试图举手或低头来躲避炮弹，这至少会让同伴们嗤笑。

查理五世入侵普罗旺斯时，在风车的掩护下，居阿斯特侯爵去侦察阿尔城。当他离开掩护时，被正在竞技场上视察的德·博结瓦尔和塞内夏尔·德·阿热诺阿两位老爷发现。他们将侯爵指给炮兵指挥官德·维利埃，后者用轻型长炮瞄准侯爵，侯爵看见开火，便扑向一旁，可是未及躲开便中了弹。

几年前，洛朗一世在维卡利亚一带围困意大利要塞蒙多尔夫。他看见瞄准他的一门大炮正在点火，便赶紧趴下，否则，炮弹可能会击中他的腹部，可现在仅仅从他的头顶擦过。说实话，我不认为他们的举动是经过思考的，因为在瞬间你怎么能判断得出对方是朝上还是朝下瞄准呢？人们更愿意相信能躲过炮弹那是侥幸，下次恐怕就难躲及，反而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如果在我未防备的地方，突如其来的枪声传入我的耳朵，我可能也会发颤。这种情况在比我勇敢的人身上也发生过。

斯多葛派认为，他们哲人的心灵不能够抵挡突如其来的幻觉和想象。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似乎是本能所致。比方说智者听到晴天霹雳，或是看到突降灾祸会大惊失色，浑身颤抖，对于其他的痛苦只要哲人的理智是健全的，他们的判断能力尚未受到损害，他们都会镇定自若。而对于非哲人来说，前一种反应是与智者一样的，而第二种就截然不同了。因为对于后者

来说，痛苦的感受不是表面的，他的理智已经受到腐蚀和毒害。这种人只根据痛苦进行判断，并与其妥协。不妨好好瞧一瞧这位斯多葛哲人的心境：

他的心坚定不移，他的泪枉然流淌。

逍遥学派的哲人并不排斥烦恼，但他们善于抑制。

论性格

性格一词来源于希腊词，意为印记、雕刻。这是本性雕刻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能抹掉它吗?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如果我有一只鹰钩鼻子和一双猫眼睛，我能用面罩把它们隐藏起来。面对于自然赋予我的性格我能隐藏得更好吗?一个天生性格暴躁，行为凶暴的人去晋见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上诉一件不公正的事。国王的表情，大臣们的恭敬的举止，以及此人所处的位置，在他身上产生了强有力的效应；他不自觉地低下眼睛，粗糙的声音变温和了，他谦卑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人们会相信他天生就像大臣们一样文雅（至少在这个时刻）。在大臣中间，他甚至感到手足无措；可是如果弗朗索瓦一世善于观察表情，那么就会很容易地从他虽然低下却燃烧着隐蔽的火花的眼睛里，从他肌肉紧绷的脸上，从他紧闭的嘴唇上发现，这人

不像他被迫伪装的那样温和。后来此人跟国王一起去了维亚，和他一起被俘，一起被带到马德里囚禁起来；弗朗索瓦一世的威严再也不能对他施加同样地影响了，因为他和他尊敬的对象混得很熟。一天，他给国王脱马靴，脱得很不好，由于不幸而变得性情乖僻的国王发怒了，于是这个人把国王逐上了西天，把他的靴子扔到了窗外。

西克斯图斯五世教皇天生脾气暴躁，固执己见，目中无人，善于冲动，喜欢报复，傲慢无礼，他的性格似乎由于他执政初期的考验而表现得温和了。但当他在自己的阶层中开始享有一些声誉时，他就对一个侍者发了脾气，拳头也就像雨点般地打到侍者身上；当他在威尼斯成为宗教法庭的审问官时，他开始滥用地行使他的职权。但他成为红衣主教后，由于他一心想当教皇，这种狂热就压抑了他的天性；他把他的本性和性格隐藏起来；他假装谦卑，假装身体不好；一旦被当选为教皇，他马上就恢复了出于策略而长期压抑的性格；他是所有教皇中最傲慢、最专制的。

即使你用干草叉把天性赶走，它仍会迅速回来。

宗教和道德对天性的力量有约束作用，但它们不能消灭它。酒鬼在修道院里每餐只能喝一杯苹果酒，不会再喝醉，但他永远喜欢酒。

年老使个性减弱；老年是一株只能长出几只退化了的果实的树，可是这些果实仍然是同一种类；树逐渐被苔藓和霉菌所覆盖，被虫蛀得千疮百孔，可它依然是一株梅树或梨树。如果

我们能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就会再给自己一个性格，我们就能成为本性的主人。我们能为所欲为吗?我们能不承认一切吗?请尝试一下吧，在懒惰的人群中激起连续不停的活动；用冷漠把鲁莽冲动的人的沸腾的灵魂冻结起来；在一个缺乏鉴赏力和灵敏的听觉的人身上引起对音乐和诗歌的兴趣；你不会成功的，就像你要使一个天生盲人重见光明一样。我们完善，我们减轻，我们隐藏本性所留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但我们在自己身上什么也没留下。

一个农夫被告知："你池塘里的鱼太多了，它们不会茁壮成长；你田地里的牲畜太多，草不够，它们会瘦下去。"在这次劝告之后，恰好海鱼吃掉他一半的鲤鱼，狼吃掉他一半的羊；剩下的鱼和羊都长肥了。他将为自己的管理感到庆幸吗?这个农民就是你自己，你的一种感情吞没了其他种感情，你则认为你战胜了自己。一个90岁的老将军偶尔看到几个年轻军官为了镇上的一些妇女而引起骚动，他发脾气地说："先生们，这就是我给你们树立的榜样吗?"我们难道就真的不像这个老将军吗?

人性谈六则

不宜谦让

读华文书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心事总要谦让一番，

不肯据理力争或当仁不让。

明明是实至名归，仍要推推搡搡。倘若大家都是如此，虽是稍稍费时，还无大碍；但当有人横刀夺爱，中途杀出，利益恐怕要落入别家了。

今日世界更是你争我夺的时代，谁敢毛遂自荐，谁就能捷足先登，占尽先机，而胜算也在握了。

职是之故，谦让尽管是美德，还是少提倡为妙，因为与其让不学无术者尽荣登宝座，倒不如任由有德者角逐而得之更公平、合理些。大家可有异议？

沉默不得

读华文书的人还有一个大缺点，便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遇事总三缄其口，不闻不问；甚至被人所损，也打断牙齿和血吞，或唾面自干，不哼不慨。

这不是美德，这是懦弱无用的表现，即使对手再强大，只要能还手就该还手，如能狠狠地给予打击，那就更好；可别上了中庸论者之当，力保谦和。

鲁迅就曾说过，不在沉默中死亡，便在沉默中爆发。委曲求全，这种全多不可得，即使得之，恐怕也难长久。大家都听过“得寸进尺”这句俗话吧？还没听说有人占了点便宜便罢手的。

只是不肯沉默，就得有勇气，不管四周是怎样的死寂，你照样敢站出来，振聋发聩当然好，否则摇摇摔也算是尽人事，就是绝不可沉默。

不想清高

一些人虽然爱财好利，可是嘴巴却常常挂着清高绝俗。其实爱财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就可以了嘛！至于清高绝俗，还是需要身体力行，远非嘴里嚷嚷就清了就高了。

有时候入乡随俗，逢场作戏，不一定就是随波逐流；而凡事喜欢独树一格的，不见得就众醉我醒，众浊我清了，常常，倒是心存终南捷径在作祟而已。

扰攘尘世，忙忙碌碌，既为自己，也为了大众，希望过个好日子，这又有什么可厚非的呢？反而衣不沾尘、身无滴汗，站在一旁自命清高者，更令人觉得可疑。

所以我一向鄙视那些清高之流，所以从来也就不想与斯辈啸傲山林，我还是喜欢老老实实地呆在尘世中，与众人为伍。

人各有志

古人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话不无道理。许多人常以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要求别人，希望别人遵照自己的话去做，倘不如此，便觉对方冥顽不灵，甚至无可救药。

其实人各有志，志不同，不相谋，何必强求必与己同呢？当然麻雀无法了然鸿鹄的大志，可是换过来，鸿鹄又怎能体谅麻雀的小小需索呢？

更何况人尽其才，只要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净尽，也就够了。岂一定都得身怀大志不可？

过去我无法领悟这点，所以对自己的亲人、学生不免苛求，而对方无动于衷时，自己则苦恼不已。

现在想想，不禁哑然，人各有志嘛，何必强求？

兼 听

“兼听则明”这句话，许多人都读过，也会引用，但不一定会应用。

喜欢听美言，是人之通病。

听一面之词，也是人之常性。

所以英明如一些领导人，也不免被小人的阿谀和谗言所淹没，而用人不当，断事不确了。

能够凡事多听听各种意见，当然是好事，但有者早已先入为主，有了偏见，所谓兼听，不外乎做做样子罢了。

也有些恰巧相反，本身没有判断力，筑室道谋，三年无成，则兼听不如不听。

“兼听”一词，言简意赅，虽易懂却不易做到。否则撑撑乾坤，就不会如此多事了。

错

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有时不免起贪念，起歹念。如果贪念或歹念只是一闪而过，并未付诸实行，则庶几近乎圣人矣。有句对联的下联即是：“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古今无完人。”正是于说明这个道理。

就算是一时控制不住，让贪念歹念支配理智，但事后尚知悔过，也不失为正人君子了。古语有云：“人非草木，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便是最好的佐证。

最怕的是一错再错，终于铸定大错；或一错之后，误以为自己是无可救药的大罪人，便灰心失志，无心事事了，因为人生到底是相当短暂，容不得我们随意挥霍。

错，并不可怕，也不必掩饰，但不要让错所误，让错所害。错，反而是一种激励，推动我们向上向善。

了解自己

法律是一种必须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正义，而是因为它是法律。而就是因为他神秘的权威性，于是它们安然自得。

我更多的是研究自己。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这就是我的物理学。

在宇宙万物中我允许自己浑浑噩噩，漫不经心，听任世界宇宙规律的指引。我既可以感受到它，也就可以知道它。我的学识不能改变世界运行，它也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自身。这种希望是愚蠢的，这种担忧更愚蠢，因为规律必然是一致的、明白的、共同的。统治者的仁慈和能力应该使我们安心地在他的运行下生活。

我想通过自我研究了解自己，而不愿借着阅读西塞罗来了解自己。经验告诉我，假如我够灵敏，我的发现足以使我聪明。一个人，只要回忆一下他曾遭受的苦难和威胁，回忆一下他为了琐事而烦心的经验，他就该学习随遇而安的心境，不让自己处于焦躁不安的情境中。

与我们自己相比，凯撒的生活算不上榜模。无论皇帝的抑

或平民的，都不过是人类偶然事件中的一宗。我们所需求的，必须听自己内心的话。对于别人的事，只能听听罢了。如果我判断错误而不知修正，那么当然是很愚蠢的。我会从自己的错误和别人给我的意见中学习，而试着找出新的事实。由此，我开始了某种整体的改造。对其他错误亦如此。经由这种方式，我的生活获益匪浅。我将别人给的视为我生命的助力；我学会怀疑每一步，力图调整它们。

我的记忆经常失误，即使我在记忆最好的时候。但这样的失误有时也有好处，因我并不会完全依赖记忆给我的信息。对记忆所做的证明提出最初异议使我产生怀疑，也不是因为别人缺乏真诚，我将始终从别人嘴里接受真理，而不是依靠自己。倘若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真正地了解情感造成的后果及影响，那么他也许就能想象一下后果，而稍抑制一下自己轻率的情感。激情不会一跃而跳至喉咙，总有一个过程和兆头。

卷二

shen xi ju

世界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以及生活上的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一种人是幸福的，而另一种却得不到幸福。他们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那些观点对于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因此也不同，苦乐的分界主要也就在于此。

优雅而快乐的人

人类最高的技艺和勤奋所得到的产物，无论在其外表的美妙或在其内在的价值上，都不能与自然产物的最高和谐相媲美，这对于人类的虚荣心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技艺仅仅是在工匠手下的东西，被用来给那些出自大师之手的作品以些许修饰之笔。某些服装衣饰可能是由工匠绘制的，然而那最重要的人物形像，却是他不可企及的。技艺可以制作一套衣服，只有自然才能创造人。

我们发现，甚至在那些通常被称为技艺性工作的生产中，那最高贵的品种也要依靠自然的恩惠，因为它们主要的美来自大自然的力量和快乐的盛宴。诗人们天生的热情，是由他们在作品中所赞美的事物激发起来的。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一旦失去对自然的凭依，被抛到神圣的里拉一边（因为自然并不公平），那么他仅从技艺的规则中，是毫无希望达到只有从自然的神灵启示才能产生的神圣和谐的。幻想的欢乐之流并没有给技艺的修饰和雕琢提供任何材料，它那虚幻的歌声是多么贫乏啊！

但是，人们却不断对技艺进行无效的尝试，这之中尤数一

本正经的哲学家们所做的最为可笑。他们提出一种人造的幸福，并企图通过理性的规则以及通过沉思来使得我们快乐。波斯王色克塞斯曾允诺要向每一种新快乐的发明者颁奖，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人向他要求这种奖赏呢？莫非是：或许他们已经发明了太多的快乐以供自己之用，以至于他们鄙视富有，无需任何由最高统治者的恩赐所带来的享乐。甚至我会这样设想，他们并不乐意通过向波斯宫廷呈献这样一种新奇而又无用的可笑东西，来为它提供一种新的快乐。当仅限于理论和希腊学校里一本正经的演说中时，这种沉思才能在他们愚昧的弟子激起赞美；然而只要试图把这种原则付诸实践，马上就会暴露出它们的荒谬。

你自称要通过理性以及通过技艺的规则使我幸福。那么，你就必须根据技艺的规则重新创造我。因为我的幸福须得依附在我最初的骨架结构中。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恐怕你还缺乏力量和技能。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见解，认为自然的智慧低于你的。让自然去自动地如此昏明地构造的大自然机体吧，我觉得我只要一碰，就会损坏它。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要妄自去调整，削弱或增补那些自然已经在我身上牢固树立的任何一个动机或原则呢？难道这就是通达幸福的必由之路吗？不过，幸福所包含的是舒适、满足、恬静和愉悦；而不是戒备、忧虑和劳累。我身体的健康在于它有完成一切行动计划的能力。肠胃消化食物，以及循环血液，头脑把精神分类并将其提炼得精粹优雅。事实上，这一切都无需我自己的关注。如果我能够仅以我的意志就停止血液在血管中

迅疾的奔流。那么，我也就能够企望改变我的思想观点与感情的进程。假如自然并没有使一件物体能够给我的感官带来快乐，而我却锻炼自己的能力，努力要从这一物体得到快乐，那是愚蠢的。通过这种无效的努力，我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决不会得到任何快乐。

那么，抛弃所有那些无用的企图吧。什么在我们自身内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啦，什么尽情欣赏我们自己的思想啦，什么满足于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意识啦，什么漠视来自客观外界的一切援助和一切供给啦。这全是出于傲慢的声音，而不是出于自然的声音。甚至，假如这种傲慢能够自持，能够表达一种真正的内在意愿，无论它是抑郁的还是剧烈的，那也很好。但是，这种软弱无能的傲慢除了控制外表，别无他用；它不遗余力地关心的只是虚构言词以及支撑某种哲学的尊严，为着欺骗无知的群氓。在这种时候，由于缺乏情感的欢乐，心灵也就失去了支持，堕入深深的悲哀与沮丧。悲惨而又劳苦的凡人啊，你的心灵在不超过其自身的范围内才是幸福的！它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才智去填满如此巨大的一个空间，并代替你一切肉体感觉和官能的位置呢？没有你的其他器官，请问你的头脑能够生存吗？在这种情况下，它公然制造出何等愚蠢的形象！什么也不干，只是永远地沉睡，进入这样一种昏睡，或是这样一种忧郁状态，一旦剥夺了外部的消遣和享乐，你的心灵必会沉沦。

因此，不要让我再处于这无情的压力之下吧。不要使我只限于我自己，而向我指出那些是供头等享乐的对象和乐事吧。

且慢，为什么一定要请求你们这些骄傲而又无知的哲人，向我昭示通往幸福之途呢？还是请教一下我自己的情感和爱好吧。在它们之中我才能获悉自然的命令，这是在你肤浅的谈话中所得不到的。

看哪，正如我所希望的，神圣、亲切的欢乐（即卢克莱修所谓肉体的快乐），对于诸神和人类最高的爱，正向我走来。当他接近的时候，我炽热的心在跳动，所有的感官和所有的机能都沉浸在欢乐中；而她则把春天全部的花朵和秋天全部的果实一股脑儿倾倒在我的周围。她那悦耳的歌声伴着最轻柔的乐曲使我陶醉。同时，她邀请我去分享那些美味的佳果。它们喜气洋洋地放射着天地的光辉，她亲手将这些佳果馈赠给我。伴随着她的是欢闹的爱神丘比特，他一会儿鼓起香气扑鼻的双翼向我扇动，一会儿拿来芬芳沁人的油膏向我浇洒。一会儿端上泡沫飞溅的玉液琼浆向我奉献。唉！让我伸开四肢，永远躺在这称心如意的玫瑰床上，就这样，感受着这美妙的时刻以轻盈的脚步向前流逝。然而，残酷的时机啊！你这样快地飞向何方？为什么我那强烈的希望，以及你吃力地肩负的那满载欢乐的重担，非但没有延缓反而加速了你毫不松懈的脚步。在寻找幸福的一番劳苦之后，容许我享受这温柔的静憩吧。在经历了如此漫长、如此愚蠢的禁欲痛苦之后，容许我饱享这精美的佳肴吧。

可是办不到，玫瑰失去了它们的色彩，佳果失去了它们的风味，前不久还曾如此愉快地以它的气味陶醉着我的全部感官的芬芳美酒，现在再去引诱那已经厌腻了的口味，已是徒劳。

欢乐在讥笑我的消沉。她在召唤她的姐妹德行来帮忙。欢愉，这媚戏的德行听到了召唤，就把我那些快活的朋友们全部带了来。欢迎啊，我最亲爱的同伴，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浓荫之下的居室，来到这丰盛的宴席。你们的出现使玫瑰恢复了色彩，使往果恢复了美味。生气勃勃的美酒的雾气现在重又缭绕在我的心头；你神采奕奕，分享着我的快乐。看得出，你的愉快来自我的幸福与满足。我从你的爱好中得到了爱好；你令人愉快的出现鼓舞着我，将使我重新恢复感官的享受，我的感官在这过分的享乐中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然而心灵却跟不上肉体的步伐，也并没有去代替她那过分受苦受累的伙伴。

我们愉快的谈话，比正式的学派论证更容易启迪真正的智慧。我们亲密友好的交往，比政治家们自封的爱国者们空洞的辩论，更容易展现真正的美德。不要对过去耿耿于怀，也不要对未来忐忑不安，让我们安享眼前的幸福吧；在这有生之年，我们只需牢记那死亡或命运的力量还无法顾及的现世利益。明天将带着明天的快乐来临；一旦明天使我们天真的希望落空，我们至少可以享受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快乐。

假如酒神巴克斯和追随他的那些狂欢者们，用野蛮的喊叫打断我们的娱乐，并以他们狂乱、喧闹的欢情来搅扰我们，那么，请不要害怕，我的朋友，话蔷的缪斯们已在周围守候；她们富于魅力的美妙乐音，足以使荒郊野漫的豺狼虎豹变得温顺，并把温柔的欢乐注入它们的心田。在这隐蔽场所的庇护下，只有安宁、融洽与和谐；除了我们婉转的歌声和我们友好交谈的

欢声笑语，这儿的寂静从不曾被打破。

但是听啊！缪斯的宠儿，豪侠的第蒙折断了里拉；而且，当他以自己那更加悦耳的歌声为和谐的乐曲伴唱时，我们就被他那与歌声同样欢快奔放的想象力所鼓舞。他自己也深深地为之激动。他唱道："你这快乐的年轻人，你这上帝的宠儿，当花草繁茂的春天把她全部艳丽的春光倾泻在你头上时，不要让荣誉以她虚妄的光彩诱惑了你，使你在这个美妙的季节、人生的全盛时期，发生意外或危险，智慧向你指出了快乐之路。自然也在召唤，要你跟她走上铺满鲜花的坦途。对于它们威严的呼声，难道你能充耳不闻吗？面对它们温柔的诱惑，难道你能无动于衷吗？哦，虚幻的人生啊！就这样，失去你青春的年华；就这样，抛弃这宝贵的时光，轻视那易逝的福祉。好好考虑一下你的补偿吧。那如此引诱你高傲之心的荣誉，那诱惑你孤芳自赏的荣誉，它不过是一个回声，一个梦，甚至是一个梦的幻影，一点小风就会把它驱散，愚昧无知的群氓呼出一口气就会使它消失。你倒不必害怕死亡会把它夺去。但是看哪！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诽谤却会把它从你那儿夺走；无知也会怠慢它；自然并未享有它；唯有想象力放弃了所有的欢乐，来接受这像她自己一样空洞无依、虚无缥缈的报偿。"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它飘忽不定地带着各种感官的快乐，以及各式各样和谐与友谊的乐趣。纯洁带着含情脉脉的微笑，走近这前进的行列；当她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竟使我们神情恍惚，销魂夺魄。她美化了全部的景象，并使欢快的场面达

到了狂喜的境地。即使这些欢乐已从我们眼前逝去，仍令人觉得她们还像刚才一样，正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走来。

然而，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静悄悄地包围我们的黑暗，此时已用它无垠的夜色笼罩了整个大自然。“欢庆吧，我的朋友们，继续你们的盛宴，或把它变为温柔的静想。虽然我不在场，但你们的快乐与安宁也就是我的快乐与安宁。”但是，你往何处去？难道有什么新的快乐会把你从我们的交往中唤去？离开了这些朋友们，你还会有什么惬意？没有我们参加，你还能有什么愉快？“是的，我的朋友们，我现在所追求的快乐，就不容许你们分享。只有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不在场；也只有在这里，我才能为失去同你们交往找到一个完分的补偿。”

不过，我并没有穿过这密林的浓阴向前走多远，它以重重黑暗包围着我，然而透过黑暗，我想我是看到了可爱的蕾丽娅，我的希望，我的心上人，她正急切地在树丛中徘徊，等待着约会的时间，默默无声地责备我迟到的脚步。但是，她从我的出现所得到的快乐，是对我的歉意最大的宽恕。驱散一切焦虑和怒气的念头吧，空出坦露的心胸，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共同的快乐与销魂。我的美人，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我的柔情，或描述那此刻正使我的内心激动万分的情感，要描述我的爱情，语言是太无力了；而如果，啊啊！你在你自己身上感觉不到这同样的激情，我就是竭力把它的确切观念转达给你也是徒劳。但是你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足以消除这疑虑；而且当它们表达了你的感情时，也足以使我钟情了。这种隐居，这种静

谐，这种黑暗，是多么亲切啊！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来搅乱这已被陶醉的灵魂。思想、感官除了全部充满我们共同的幸福，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幸福的思想，感觉完全地占有了心灵，并传递着一种愉快。这种愉快是受骗的凡夫俗子们在任何其他的享受中所找不到的。

但是，为什么泪水沐浴着你鲜红的面颊，你的内心在沉重地叹息呢？为什么用这样徒然的忧虑来烦扰你的情感呢？为什么你总是问我，我的爱情还将持续多久？啊啊！我的塞丽娅，我能解答这个问题吗？我怎么能知道我的生命还将持续多久？而这也会打扰你温柔的心绪吗？是不是我们诱弱会死之人的幻梦总是呈现于你，使你最快活的时光变得沮丧，甚至伤害那些由爱情唤起的欢乐呢？倒不如这样考虑，如果说生命是易逝的，青春是短暂的，那我们就应该更好地使用眼前的时光，一点儿也不要错过那易朽的肉身所应享有的福祉。只一会儿工夫，这些就将不复存在了，我们及时行乐吧，就像我们从未享受过一样。人们对我们的记忆不会总是留在地球上的，甚至传说中的地下幽灵也不会为我们提供寓所。我们现存的有关万事万物始因的疑问，啊啊！必将永远得不到解答。只有这一点我们可以确信，即，如果有任何至高无上的主宰精神在统辖，那么他必然会高兴地看着我们达到我们生命的终点，并安享这一快乐，我们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他。让这种想法给你悦惑的思想带来宽慰吧；不过，通过经常地细细品味这一思法，也不会使你的快乐太甚。为了无限地放纵爱情和欢乐，消除一切愚昧迷信的顾虑，只要懂得这种哲学就足够了。但是，我的天人，当青春和

恋爱激起我们热切的情欲时，我们必然会在这爱情的拥抱中，找到更为快乐的话题。

道德和感情

通过外界和内省的经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有意识的行动都是来自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恐惧。直觉告诉我们，对于别人和对于高等动物也都是如此。我们都力图避开痛苦和死亡，而寻求安乐。我们的行动都受冲动所支配，而这些冲动加以有机的组合，使得我们的行动通常总是适合于保存我们自己和保存我们的种族；欲望、喜爱、痛苦、恐惧等这些内在力量，支配着各个人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同时，作为社会的人，在同别人的关系中，我们被同情、骄傲、仇恨、追求权力、怜悯等等这样的感情所激动；所有这些不容易用文字描述的原始冲动，都是人类行动的原动力。如果这些强有力的原始力量不再在我们内心我动，那么所有这些行动就会停止下来。

尽管我们的行为似乎同高等动物大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原始本能却同我们的原始本能都很相像。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人的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比较强的想象力和思维的能力，以及辅助这些能力的语言和其他工具。思想是人的组织因素，它贯穿在作为起因的原始本能和作为结果而产生的行动这二者之

问。这样，为原始本能服务的想象和理智就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但是它们的参与，使得我们的行动不只是为我们本能的直接要求服务。通过它们，原始本能也就同那些离得更远的目的联系起来。本能把思想带进行动中来，思想又激起行动，这些行动为同样与最后目的有关的感情所鼓励。经过多次重复，这种过程使观念和信仰获得并保持非常有效的力量，即使在给它们那种力量的目的早已被遗忘以后也仍然能保持下去。在对象已经完全失去它们原有的实际意义时，仍然存在着依附于这些对象的那种假借的强烈感情，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中间，我们值得提一提拜物教。

我所说的这种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也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确定无疑的是，由于这种过程——它可以说是感情和思想的一种净化——人们才有他们所能有的那些最微妙的，最高尚的乐趣：对艺术创造和思维的逻辑秩序的美的乐趣。

就我所能看到的来说，有一种考虑处于一切道德说教的开端。如果人们作为个人屈从于他们原始本能的命令，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逃避痛苦，寻求满足，那么他们得到的全部结果，总起来必然是一种不安全的、恐怖的和混乱的痛苦状态。如果在这以外，他们从个人主义的，即自私自利观点出发来运用他们的才智，并且按照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的幻想来建立他们的生活，情况也不会更好些。同别的原始本能和冲动比较起来，喜爱，怜悯和友谊这些感情是太脆弱也太缺乏了，不足以引导人类社会达到一种还可过得去的状态。

随便考虑一下，这问题的解决十分简单，它似乎总是同那些过去圣贤的教导所产生的回音同一个曲调，一切人都应当使他们的行为遵循着同样的原则，遵循这些原则，就应当给大家带来最大可能的安全和满足，以及最小可能的痛苦。

当然，这种一般性的要求太笼统了，以致我们不能有把握地由此引申出那些反映指导个人行动的特殊规则来。固然，这些特殊规则必然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假如这就是妨碍那种美好的想法得以实现的主要困难，那么人类几千年来的命运一定会比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这样，人就不会互相残杀，互相折磨，用暴力和欺诈去剥削别人。

使一切时代的圣贤束手无策的真正困难，倒是在于，怎样能使我们的教导工作在人的感情生活中变得这样有力，使它的影响能顶得住个人的原始精神力量的压迫，我们当然不知道过去的圣贤是否真正自觉地以这样的形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知道他们曾经如何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

在人类远远还未成熟以前，也就是还没有面临这样一种普遍的道德态度以前很久，对于生活中危险的恐惧，使得人类想象出种种具有人性的鬼神来。这些鬼神在物理上人是觉察不到的，但是它们有本领使出令人生畏的或者令人欢迎的各种自然力。他们所相信的那些到处支配着他们的想象的鬼神，是他们按照自己头脑里的形象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们却被赋有超人的

本领。这种信仰最初来自那些充满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相信这种鬼神的存在和它们有超凡的本领，这对于人类及其行为曾经产生过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因此，毫不奇怪，那些着手建立一种对所有的人都一律适用的道德观念的人，都把这种观念同宗教密切结合起来。至于这些道德要求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这一事实也许同人类从多神教进到一神教的宗教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因此，普遍的道德观念由于同宗教结合起来就获得了最初的精神力量。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密切结合却是道德观念的致命伤。一神教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群中间有不同的形式。尽管这些差别决不是根本性的，可是不久它们就比共同的本质更为人们所重视。因此，宗教时常引起了敌对和冲突，而不是用普遍的道德观念使人类团结起来。

随后，自然科学成长起来了。它给思想和实际生活以巨大影响，并且在近代进一步削弱了各族人民的宗教感情，因果的和客观的思想方式——虽然它不一定同宗教活动相矛盾——使得多数人不大有可能加深宗教感情。而由于宗教同道德之间传统的密切联系，在最近一百年左右，又带来了道德思想和道德感情的严重削弱。

不用说，宗教为实现道德原则而努力，这是人们所高兴的。但是道德训示不单是同教会和宗教有关，而且是全人类最宝贵的遗产。试从这种观点来考察一下报刊或学校的状况以及它们

的竞争方法，在那里，支配一切的是对效率和发迹的崇拜，而不是同人类社会道德目的有关的事和人的价值。此外，还必须加上由无情的经济斗争所造成的道德败坏。但是，在宗教范围之外有意识地培养道德感，也会有好处，那就是可以引导人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为达到美好生活而愉快服务的许多机会。因为从一个单纯的人的观点来看，道德行为并不意味着仅仅严格要求放弃某些生活享受的欲望，而是对全人类更加幸福的命运的善意的关怀。

这种概念意味着有一个高于一切的要求，那就是，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来发展他的潜在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得到他所应得的满足；而且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达到它最大的繁荣。因为凡是真正伟大的并且激动人心的东西，都是由能够自由地劳动的个人创造出来的。只有为了生存安全的需要，限制才是合理的。

这种概念还导出了另一件事——我们不仅要容忍个人之间和集体之间的差别，而且确实还应当欢迎这些差别，把它们看做是我们生活的丰富多彩的表现。这是一切真正宽容的实质；要是没有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宽容，就谈不上真正的道德。

按以上简略阐明的意义来说，道德并不是一种僵化不变的体系。它不过是一种立场、观点，据此，生活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能够而且应当给以判断。它是一项永无终结的任务，它始终指导着我们的判断，鼓舞着我们的行动。你们能不能设想真正具有这种理想的人对下面这些情况会感到满意：

要是他从他的同胞那里得到的物质和服务方面的报酬大大超过大多数人曾经得到的，他能心安理得吗？

要是他的国家由于感到自身的军事安全暂时不成问题就对创立一个安全和正义的超国家制度这种雄心壮志表示敬而远之，他能对此无动于衷吗？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无辜人民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剥夺权利，甚至被屠杀时，他能袖手旁观，甚至漠不关心吗？

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生与死之间的两歧

一

一个单独的人代表着整个人类，他是人种的一个范例。他既是“他”，又是一切；他既具有他所特有的个性，并在这一意义上是独立的个体，又具有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共性。他个人的人格则是由所有人共处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特点所决定的。人与

动物在生存上首要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进行本能调节的能力。人的这一不同于动物之处正是人的一大弱点。动物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方式始终如一，假如它所赋有的本能不再适合于成功地应付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话，那它就会绝种。动物能通过自动改变自身（并不是通过改变它的环境）来使自己适应已变化着的环境。动物用这种方式和谐地生存下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不需要斗争，而是说它所固有的能力，促使它在其世界上有个固定不变的位置。它要么适应环境，要么趋于灭种，别无他择。

动物本能越不健全、不固定，那它的头脑就越发达，从而进行学习的能力也越强。人类可说是在动物进化过程中，其本能适应性到最低点时出现的。但是人类一诞生就具有与动物不同的新特质，那就是：他能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整体，回忆过去并盼望将来，他能使用符号结称对象和进行行动。他具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性。他能通过想象使自己远远超出本身感觉的范围。在所有动物中，人是最软弱无能的，但正是这一生物学上的弱点，成了他力量产生的源泉，成了促使他发展其特有的人的特质的主要原动力。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破坏了作为动物生存的主要特征的“和谐”状态。它们使人成了一种畸形物，宇宙怪物。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受自然规律支配而无法改变它们，但是他又超越了自然的其他部分。正当他从属于自然，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他却又被拴住了。他是在偶然的时间和偶然的

地点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最后又被迫偶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具有自我意识，所以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和对生存的种种限制。他看到了自己的必然归宿——死亡。他永远无法摆脱其“生存的两歧”，即便有这个愿望，也无法使自己摆脱其思维；只要他还活着，也就无法使自己摆脱其躯体，并且也正是躯体促使他渴望活下去。

理性是人的福音，但也是他的祸根。理性迫使他永无止境地从事解决那永远解决不了的“两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人与所有其他有机体的生存之间的区别。人的生存经常处于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之中，人的生命是无法通过重蹈人类的旧辙而“维持下去”的，他必须依靠自己而活下去。人是唯一这样的动物：他能感到厌烦、不满，感到自己是从天国中被驱逐出来的。人是唯一这样的动物，对他来说，其生存也成了一个问题，成了一个他必须解决而又无法逃脱的问题，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史前状态去。他必须进一步发展其理性，一直到成了自然和他自己的主人为止。

理性的出现使人陷于“两歧”之中，它迫使人永无止境地寻求新的解决方法，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理性的存在是分不开的。他以理性为原动力，并且也通过理性，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上，他自己及其同伙们都感到安适自存。他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到不满足并产生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又驱使他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法。人被看先天的“进步的内驱力”，正是这种“生存的矛盾”促使他向着已开拓的路线前

进。他已失去了乐园，失去了与自然和谐统一，变成了永远的流浪汉（即像奥德赛、俄狄浦斯、亚伯拉罕和浮士德一样的人）。他被迫向前迈进并且继续竭尽全力地在他的知识白卷上填上答案，使未知的变为已知。必须了解他自己，同时也要了解生存的意义。他被驱使着去克服这种“内在的分裂”，他渴望出现“完美境界”，渴望降临另一种能把那些使他与自然、同胞及自己相隔绝的祸害连根拔掉的和谐状态。但正是这种渴望搅得他心神不定。

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这种分裂导致产生了“两歧”，我之所以把它们称为“生存的两歧”，是因为它们根植于人的生存之中。它们是这样一些矛盾：人虽然无法消除它们，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用什么样的途径取决于他的性格及其文化）对它们作出反抗。

最基本的“生存的两歧”是“生与死之间的两歧”。人一定要死，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人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并正是这种对死的认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死与生总是对立的，对死亡的一切认识均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死并不是生的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只能接受它而别无选择。所以，正像斯宾诺莎所指出的那样：“凡是意志坚强的人都会使生命更充实，而聪明者总是往生的方面，而不是往死的方面去想。”人总企图通过创造某种意识形态来否定这种“生与死之间的两歧”，例如通过创造基督教的灵魂不灭的概念，这一概念假定存在着永生的灵魂来否定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随着人的生命死

去。一切都化为乌有。

二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又导致另一个“两歧”：虽然每个人都赋有人类所能具有的所有潜力，但由于其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潜力。只有在个人的生命与整个人类的生命一样长的情况下，他才能参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的生命从其诞生到死亡，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刹那，但从其愿望来说，总是渴求能实现他所有的潜力，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对这种“他所认为能够实现”和“实际上所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他至少有种朦胧的感觉。但是，他的意识却通过假想人死后生命可以开始充实，或假想一个人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人类的最终和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来调和、否定这种矛盾。此外，还有其他调和和否定这种矛盾的办法：认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充分地实现其潜力，而在于为社会服务、尽责；个人的发展、自由和幸福，是从属于国家福利、社会团体和其他那些超越个人的永恒权力的，与此相比，个人的一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人是孤独的，但同时又与外界发生关系。他之所以是孤独的，是由于他是一个独特的整体，与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并且又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当他不得不只靠自己理性力量作判断、下决心时，他必然是孤独的。然而，人又是不能忍受孤独的，不能与其同胞隔绝的。人幸福与否就取

决于他能否感受到与其同胞、先辈和后代心心相印。

在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历史的矛盾”，它们与“生存的两歧”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并不是人生存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它们是人为造成的同时也是可以解决的，不是在矛盾出现的当时，就是在人类历史的稍后阶段可以解决的。现代社会中那种能确保人们物质生活满足的技术手段的高度发展，与人们无能把这些技术手段全部用于为人类和平和福利服务之间的矛盾，就是可以解决的。它是不具有必然性的矛盾，只是由于人们缺乏勇气和理智才酿成了这一矛盾。古希腊的奴隶制度可以说是较难解决的矛盾的一个范例，只是到了历史的后期，当人类平等的物质基础已具备时，矛盾才得以解决。

把“生存的两歧”与”历史的两歧”区别开来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们已广泛地把两者混为一谈。对历史矛盾的展示感兴趣的人迫不及待地证明，这些矛盾是“生存的两歧”，从而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尽力说服人们，“不该有的不能有”，人应该听从命运的悲惨安排，但是，这种把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混淆在一起的企图，不是以阻止人们力图解决这些矛盾。人的心理的一个特质是，当面对某一矛盾的时候，它不可能依然无动于衷，它会以解决这一矛盾为目标而有所行动。人类的所有的进步都可以归结于此。假如人们通过行动，对所认识到的矛盾作出的反应受到了阻止，那必然要去否定这些矛盾的存在。个人生活中的文饰作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它是文饰作用的社会化形式）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调和与否定矛盾。但是，假

加人的心理只能通过合理的答案，通过真理才能得以满足。那意识形态的这些功能就会失去效用。但也有这么一种习性：把他所在文化的大部分人所具有的思想，把有权有势的人所推崇的思想，当作是真理。假如意识形态的调和矛盾得到了舆论或权威的支持，那人的心理会聊以自慰，尽管不能使他完全心平气和。

人能够通过借助于他自己的行动以消除这些矛盾，来对历史的矛盾作出反应，但是他不能够消除"生存的两歧"，尽管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它们作出反应。他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缓和与排解矛盾来慰藉其心理，他能够通过拼命工作和尽情享乐来逃避内心的不安，他能够尽力取消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成为自身之外的某种力量的工具，并淹没于这些力量之中。然而，这样做后他依然心怀不满、焦虑重重、惶惶不安。能够解决其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面对真理，了解在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上之所以会陷于孤独与寂寞的根本原因，懂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人必须对自己承担责任，必须接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给予其生命以意义"这一事实。但是，生命有了意义并不意味着有了确定性。确实，寻求确定性阻碍了对意义的探究。不确定性正是迫使人展现其力量的条件。假如他毫不惊慌地面对真理，那他会认识到：只有通过展现其力量，创造性地生活，才能给生命以所赋予的那种意义。否则他的生命就无意义可言；只有不断防范、活动和努力，才能确保我们完成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在生存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我们的力量。人会永无止境地困惑，好奇并提出

新问题。只要他认识到别人的处境，认识到他生存所固有的"两歧"，认识到他展现自己力量的能力，就能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信赖自己、为了自己，通过充分地实现这些他所特有的功能——理性、爱和创造性工作，取得幸福。

三

人的行为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和奋斗的极端强烈性。弗洛伊德比其他任何人都透彻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力图用当时的机械—自然主义理论来对此作出解释。他提出，这些激情凡不属于自我维护本能和性本能（或如他后期所述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的明显表现的，那么仍然只不过是这些本能较为间接、复杂的表现。这种解释尽管颇有见地，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它否定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绝大部分热烈的冲动是无法用本能的力量所能解释得了的。即使人的饥、渴和性冲动完全得到了满足，"他"也并不是一个满足的人。与动物形成鲜明的对照，饿、渴和性冲动得到了满足以后，他最迫切的问题并非已经解决而是刚开始露头。他还去追求权力、爱和破坏，他还得为了宗教、政治和人道主义理想而不惜冒生命危险。正是这些冲动构成了人生命的特质，并成了人生命的主要特征。确实"人并非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上述看法与弗洛伊德的机械——自然主义的解释大相径庭，它已这样说明人：人有着一种固有的宗教需求，对这种需求是

不能用其自然的生存所解释得了的，而必须用超越于他的某种东西来加以解释，它产生于超自然的力量。不过把它说成纯粹是产生于超自然的力量也大可不必，因为只要充分地了解一下人的处境，也就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人类生存的先调，导致产生了远远超出其动物性欲念范围的种种需求。这些需求变成了一种力图恢复他自身与自然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统一协调的强制性驱力。他力图通过下述途径——首先在思想上恢复统一和协调：心中勾画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图景以作为参照的框架，这一框架对他应在何处立足和该做什么样的问题作出回答。但这思想体系并不健全。假如人只是一个没有躯壳的纯思维体，那他的目标真的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包罗万象的思维体系达到了。然而，因为人是一个既有精神又有肉体的整体，所以他不得不仅通过思维，也通过生活过程，不仅通过感觉，也通过行动对其“生存的两歧”作出反应。为了获得新的协调，他不得不在其存在的所有领域内追求统一和完整；所以，任何满意的“定向体系”（system of orientation）所包含的不仅仅有智力的成分，而且还有在人奋斗的各个领域通过行动加以实现的情感和感觉的成分。献身于某种目标，理想或像上帝这样的超人力量，是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满性这种需求的表现。

人有着追求定向和献身的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所找到的各种答案，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诸如泛灵论和图腾崇拜这样的原始体系，往往把自然物或祖先作

为所追求献身的目标。佛教这样的“非一神论”体系，虽然在其原始形式中没有上帝这一概念，但也常常被称做宗教。在讨论诸如此类各种各样的体系时，我们受阻于某种术语上的困难。要不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一词已有的特定含义是指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有神论体系，我们倒可以把所有这些体系都称为宗教了。切不可在我们的语言中，随便找出一个词来既指称一神论体系，又指称非一神论体系，即用该词来表示所有企图对人的追求价值作出回答、使人的生存具有意义的思想体系。由于实在缺少合适的字眼，所以，我姑且把这些体系称为“定向和献身框架” (frames of frientation and devotion)。

但我们须作进一步探究。了解这些具有文化模式的非宗教性冲动的“宗教”的性质，是了解神经病和非理性冲动的关键。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对个人追求定向和献身的答案——个别的答案。倘若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他对其家庭的眷恋”所决定的，倘若他无法独立地行动，那么，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崇拜原始祖先的信徒。他与千千万万个崇拜原始祖先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其思想体系是私人性质的，而不具有公共文化模式的性质。弗洛伊德认识到了宗教和神经病之间的联系，并且把宗教解释成是神经病的一种形式。我们的结论是：神经病是宗教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与宗教的区别主要在于具有个别的、非模式化的特征。至于人的动机这个一般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对建立一个定向和献身体系的需求是人所共有的，但满足这一需求所建立的体系的内容又个个不一。这些区别属于价值上的区别。成熟、创造性和有理性的人，将选择能促使他变得

成熟、创造性和有理性的体系。凡是在发展方面受到阻碍的人，必然会回复到原始和非理性的体系去，而这种体系反过来又助长、增加了他的依赖性和非理性。就最富有代表性方面，他将依然停留在人类数千年前早已达到的水平上。

因为建立一个定向和献身体系的需求是人生存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这种需求是如此强烈。确实，在人身上再也没有比此更强大的力量源泉了。人在“理想”的有无之间并无选择的余地，但在不同类型的理想之间，是献身于崇拜权力、破坏还是理性、爱之间，是有选择的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追求超出物质享受以外的东西，只是他们所信奉的理想的形式各不同。人的心灵是最美好同时又是最邪恶的现象；并非表现于其肉体的方面，而是表现于这种“理想主义”，表现于其精神的方面。所以，认为具有一些理想或宗教感是有价值的相对主义观点，这本身是危险和荒谬的。我们必须了解包括作为同一种人的需求表现的，以非宗教性意识形态出现的理想在内的各种理想。我们必须根据它们所具有的真理性，根据它们对发挥人的力量所增进的多寡，根据它们对人们期待在世界上获得平衡、和谐的需求作出回答的程度，来对它们作出判断。

美腿与丑腿

世界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以及生活上的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一种人是幸福的，而另一种却得不到幸福。他们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那些观点对于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因此也不同，苦乐的分界主要也就在于此。

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遭遇总是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无论在什么交际场合，所接触到的人物和谈吐，总有讨人喜欢的和不讨人喜欢的；无论在什么地方的餐桌上，酒肉的味道总是有可口的和不可口的，菜肴也是煮得有好有坏；无论在什么地带，天气总是有晴有雨；无论什么政府，它的法律总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而法律的施行也是有好有坏。天才所写的诗文有美点，但也总可以找到若干瑕疵。差不多每一个人的脸上，总可找到优点和缺陷。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在这些情况之下，上面所说的两种人的注意目标恰好相反。乐观的人所注意的是顺利的际遇、谈话之中有趣的部分、精制的佳肴、美味的好酒、晴朗的天气，等等，同时尽情享乐。悲观的人所想的和所谈的却只是坏的一面，因此他们永远感到快快不乐，他们的言论在社交场所既大煞风景，个别的还得罪许多人，以致他们到处和别人格格不入。如果这种性情是天生的，

对这些快快不乐的人固是应该怜悯。但是那种吹毛求疵令人厌恶的脾气，也许根本从模仿而来，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习惯。假如悲观的人能够知道他们的恶习对于他们一生幸福有如何不良的影响，那么即使恶习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也还是可以矫正的。我希望这一点忠告可能对悲观的人有所帮助，促使他们去除掉恶习。这种恶习实际上虽然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心理行动，但是它却能造成终生的严重后果，带来真正的悲哀与不幸。他们得罪了大家，大家谁也不喜欢他们。至多以极平常的礼貌和敬意跟他们敷衍，有时甚至连极平常的礼貌和敬意都获不到。他们常常因此很气愤，引起种种争执。他们如果想将地位改变或将财富增加，别人谁也不会希望他们成功，没有人肯为成全他们的抱负而出力或出言。如果他们遭受到公众的责难或羞辱，也没有人肯为他们的过失辩护或予以原谅。许多人还要夸大其词地同声攻击，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如果这些人不愿矫正恶习，不肯迁就，不喜欢一切别人认为可爱的东西，而总是怨天尤人，自寻烦恼，那么大家就会避免与其交往。因为这种人总是难以和人相处，一旦你发觉自己被牵扯在他们的争吵中时，你将会感到极大的烦恼与痛苦。

我的一位研究哲学的老朋友，由于饱经世故，时时谨慎，留神，避免和这种人亲近。正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出使人一看便知什么人有这种坏脾气的仪器，因此他就利用了他的两条腿：一条腿长得非常好看，另一条却因意外事故而呈畸形。陌生人初次和他见面，如果只注意他的丑腿，不注意那条好腿，这就足以使我的朋友决定不再和他作进一步的交往。这样的

“大脑仪器”并非人人都有，但是只要稍微留心，那些有吹毛求疵恶习行迹的人，大家都能看出来，从而可以决定避免和他们交往。因此，我劝告那些性情苛刻、忿愤不平和抑郁寡欢的人，如果希望受人尊敬而自得其乐，那就不能只是去注意人家的丑陋了。

为势利小人一辩

英国的讽刺作家们十分鄙夷势利行为。他们似乎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认为财富显贵和优雅皆为空空洞洞盛气凌人之物，都是洪水猛兽；莫非这些满口仁义道德之辈果真看破人类追名逐利之虚妄？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他们经常对浪漫爱情、慈善事业、冒险、神秘主义的虔诚、快乐的心情或无猜的意志僵表钦佩——凡此种种激情与任何势利冲动完全一样，皆因幻想而生，以失望而告终。为何他们单单对势利小人的名利意识怒目相向？难道出身、金钱和时尚真的毫无价值？难道它们没有拿遥不可及的幸福形象来眩惑天真幼稚之辈？当人们能享用到它们时，难道它们不是些的的确确令人舒心快意、让人乐在其中的东西？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更好的社会典范的敏锐意识——愿意的话，我们可称之为势利——更能赋予英国生活最富特色的优越之处：有秩序而无约束，悠闲而不冷漠，独处而不孤独，讲究礼仪而不拘谨刻板，竞争而无阴谋，壮阔而不空洞？那些追

名逐利的行为虽则荒唐，其实无害，还能为这一民族性原则镀上些花边，为何痛恨它们到这般地步？莫非那些道德家其实是眼红了，生起了闷气？难道是酸葡萄心理？在英国，似乎越缺乏代表性的人越喜欢舞文弄墨，以为通过憎恨他的同胞、摒弃同胞们惯常的情感，便能使自己脱颖而出，成为芸芸众生的导师和救星。

其实，势利中暗含一种哲学原理，如果这一原理被绝对化了，自然是谬误的，但是它较好地体现了在特定视角下事物之间的道德关系。假若我们全都站在进步之梯的不同台阶上，别仰慕和效仿我们上方的人，想方设法混入他们当中，只会加快我们的自然进程，将自我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而且能够避免让人内在本能为我们标识出的道路两侧致命的深渊中。因此，生活就像孩子们玩耍的那个“跟着头领走”的简单游戏，既然我们挑选的头领与我们心意相通，那么我们亦步亦趋的跟随也是完全的自由；该原理与主张所有人只有一个灵魂，整个世界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精神演变的超验哲学毫无二致；事实上，道貌岸然、深信不疑并且全民皆是的势利小人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他们看上去不是特别像势利小人，乃是因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势利小人。感恩的露珠不独从贵族阶层那里滴落在他们敏感的心田上，如何滴落在盛开的花朵上；他们还跟在教授和艺术家后面，勤勤勉勉，一刻不落地用最时尚的学识装扮自己狭隘的头脑。他们对达官显贵、权势一时炙手可热者五体投地的佩服叫人叹为观止。他们可以改变门面而不改变内部结构。在他们身上，势利间或产生的刺痛和羞恨，完全被势利所带来

的巨大狂喜所吞没。

可是，总的来说，势利情结和超验哲学并未表达自然的真实状况。人和国家实际上并不是排成单列前进，像是在被引领着走进诺亚方舟似的。他们或许拥有一个共同的根和类似的起点，但是每一步都会有许多旁枝逸出，形成不同的生命形式，枝丫之间不再分享共同的汁液和相同的命运，各自结出的果实好比用不同语言写就的诗歌，在美和价值上不能用同一标准鉴定，而且差异越大，各自在同类中就越趋完善。鲸鱼既非蝴蝶的雏形，亦非蝴蝶的最高形式；牛的思想并非兔子思想的更完满表达。诗人不会进化成将军，将军也不会进化成诗人。男人再怎么发育也不会成为女人，尽管女人有其优于男人之处。因此，势利是名副其实的恶习：它诱惑我们对别人的长处东施效颦，却无视并舍弃我们自身的良好德性。倘若那个天使在我面前炫耀他流光溢彩的翅膀，尖锐的嗓音和跳动着永恒之爱的心房，我会回敬道："行了，你真了不起，但我却不想和你一样。"势利是那些和自己过不去的人的噩梦。进化是不成熟者的祈求。你不可能成为一切，为何不做自己？

知足常乐乃是骄傲与谦逊的理性混合物，它对我们无法实现的诸多可能性能够完全泰然。伟大的东方深谙个中之意——这既是一种道德抉择，亦是一种地理气候。在东方，人人都相信心灵不受环境左右。命运的兴衰际遇并不能使人偏离其与生俱来的重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人们说了什么话，他都默默忍受着，就像忍受恶劣天气一样：一任外面电闪雷鸣，咖啡

怒吼，他自岿然不动，继续端坐在其角落里，依季节而定，或置身于阴凉地，或暴露在阳光下，咀嚼着面包屑，思索着天上人间之事，偶尔对路人或旷野宣讲他从灵魂深处获得的启示；若这些启示特别惊心动魄，则不管他是圣哲，国王还是乞丐，都会以同样的尊严和自信，毫不犹豫地喊道："老天圣明。"这种个性的坚定与独立令人叹服，只要其表达方式是纯粹诗意的或道德的。只要灵魂的表白真心诚意，表露的愿望发自内心，夫复何求？无论是在顶峰还是在深渊，我们都是孤独的，哪怕人们宣称和我们意见一致，或在我们名下组成一个团体；要是不觉孤独，那是我们受蒙蔽了。如我们的根本生理官能都自私和顽固得无可救药，同样，我们的终极理想，如果是真心实意的，也都必须永远远离别人的理想，到另一个星球寻找自己的最高峰。精神世界如同天宇都是圆形的，生活能够选择的方向可以有无限多个，但每一个方向都没有归路。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在政治与商务、信息及理财的事务上，文明开化之士聚集到了一处；他们的兴趣，即便不尽相同，也大致相似，而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就是产生于这种接触和相关目的之中。在世俗领域出人头地乃天经地义之事。财富有可比性，可以增加，直至和别人的不相上下。有些人明白无误地盘踞在政府、时尚和声望之树的顶端，因为他们找到了攀缘的最佳途径，因而最高之处无疑非他们莫属。其他也渴望攀缘的人学习和仿效他们乃人之常情。对他们的敬慕与尊重是社会理想主义的诚实体现；这份敬佩渗杂了好奇和寻找知己的愿望，因为他们在我们所从事的行当中成绩斐然，也完全可能谋求到

与他们合作的机会。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理想。然而，所有这些我们迷恋的传统价值和手段，却终究无法触及心灵。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果哪天我们碰巧被推到我们曾经遥遥仰慕的人身边，同他们一道堆居波峰浪尖之上，就会发现，我们当初以为能像他们那样是很好的，或是可能的，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们同俗世中的朋友在天资、悲喜或记忆上毫无共同之处。莅临我们独居之地的那一丁点儿真正的友情和理解，很可能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或种族，来自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世俗事务和理想。甚至就连这一点点的友情和理解很可能都只是我们独语时的空谷回音。在这个人心浮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势利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但是天堂和地狱里没有势利小人。地狱里的每个厉鬼都紧紧揍住各自心爱的邪恶不肯放手，而在天堂里甚至最小的星星都能发出与众不同的光芒。

卷三

Juan san

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社会和个人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就可马上看到，几乎我们全部的行动和愿望都同别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我们的全部自然生活很像群居的动物。我们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要是没有语言，我们的智力就会真的贫乏得同高等动物的智力不相上下；因此，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胜过野兽的主要优点就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离群独居，那么他的思想和感情中所保留的原始性和兽性就会达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我们就根据他在这方面的态度，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初看起来，好像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完全是以他的社会品质为根据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还是会有错误的。显而易见，我们从社会接受到的一切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有价值的成就，都

是过去无数世代中许多有创造才能的个人所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用火，有人发明了栽培食用植物，并且有人发明了蒸汽机。

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因此，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有人这样正确地说过：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它在那个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百花盛开，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比较独立。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情况怎么样？个人怎么样？文明国家的人口比以前稠密得多了；欧洲今天的人口大约是一百年前的三倍。但是第一流人物的数目却不相称地减少了。只有很少的人，通过他们的创造性的成就才作为个人为群众所知。组织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第一流人物，这在技术领域里特别突出，而在科学领域里也已达到很显著的程度。

出色人物的缺少，在艺术界里特别惹人。绘画和音乐确实已经退化，并且大部分已失去了对群众的感染力。在政治方面，不仅缺乏领袖，而且公民的独立精神和正义感也已大大衰退了，建立在这种独立性上的民主议会制度，在很多地方已动摇了；

由于人们对个人尊严感和个人权利感已不再足够强烈，独裁制度已经兴起，并且被容忍了下来。任何国家的像绵羊般的群众，在两个星期内就能为报纸煽动到这样一种激昂狂怒的状态：人们准备穿上军装，为着少数谋私利的党派的肮脏目的去厮杀。怪不得有不少预言家预言，我们的文明不久就要黯然失色。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悲观论者；我相信更好的时代就要到来。让我扼要地讲一讲我所以有这个信心的理由。

照我的见解，目前出现的衰落可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生存竞争，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但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个人为满足社会需要，所必须进行的劳动愈来愈少，有计划的分工愈来愈成为迫切的需要，而这种分工会使个人的物质生活有保障。这种保障加上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和精力，就能用来发展他的个性。这样，社会就可以恢复健康，而且我们可以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目前社会不健康的症状，解释为有雄心壮志的人类的幼稚病，它完全是由于文明进步得太快所造成的。

论高位

居高位者乃三重之仆役：帝王或国家之臣、荣名之奴、事业之脾也。因此不论其人身、行动、时间，皆无自由可言。追逐权力、而失自由，有治人之权，而无律己之力，此种欲望诚

可怪也。历尽艰难始登高位，含辛茹苦，唯得更大辛苦。有时事且卑劣，因此须做尽不光荣之事，方能达光荣之位。既登高位，立足难稳，稍一倾侧，即有倒地之虞，至少亦晦暗无光，言之可悲。古人云："既已非当年之盛，又何必贪生？"殊不知人居高位，欲退不能，能退之际亦不愿退，甚至年老多病，理应隐居，亦不甘寂寞，犹如老迈商人仍长倚店门独坐，徒令人笑其老不死而已。显达之士率需借助他人观感，方信自己幸福，而无切身之感，从人之所见，世之所羡，乃人云亦云，认为幸福，其实心中往往不以为然；盖权贵虽最不肯于认过，即最多愁善感也。凡人一经显贵，待己亦成陌路，因事务纠缠，对本人身心健康，亦无暇顾及矣，诚如古人所言："悲哉斯人之死也，举世皆知其为人，而独无自知之明！"

居高位，可以行善，亦便于作恶。作恶可咒，救之之道首在去作恶之心，次在除作恶之力；而行善之权，则为求高位者所应得，盖仅有善心，虽为上帝嘉许，而凡人视之，不过一场好梦耳，唯见之于行始有助于世，而行则非有权力高位不可，犹如作战必据险要也。

行动之目的在建功立业；休息之慰藉在自知功业有成。盖人既分享上帝所造之胜景，自亦应分享上帝所订之休息。《圣经》不云乎："上帝回顾其手创万物，无不美好。"于是而有安息日。

执行职权之初，宜将最好先例置诸座右，有无数箴言，可资借鉴。稍后应以己为例，严加审查，是否已不如初。前任失败之例，亦不可忽，非为揭人之短、显己之能，以其可作前车

之鉴也；因此凡有兴革，不宜干事令誉，亦不可耻笑古人，但须反求诸己，不独循陈规，而且创先例也。凡事须追本溯源，以及由盛及衰之道。然施政定策，则古今皆须征询：古者何事最好，今者何事最宜。

施政须力求正规，俾众知所遵循，然不可过严过死；本人如有越轨，必须善为解释。本位之职权不可让，管辖之界限则不必问，应不动声色中操实权，总在大庭广众间争名分。下级之权，亦应维护，与其事事干预，不如遥控总领，更见尊荣。凡有就分内之事进言献策者，应予欢迎，并加鼓励；报告实况之人，不得视为好事，加以驱逐，而应善为接待。

掌权之弊有四，曰：拖、贪、暴、固。

拖者拖延也，为免此弊，应开门纳客，接见及时，办案快速，非不得已不可数事混杂。

贪者贪污也，为除此弊，既要束住本人及仆从之手不接，亦须束住来客之手不送人，为此不仅应廉洁自持，且须以廉洁示人，尤须明白弃绝贿行。罪行固须免，嫌疑更应防。性情不定之人有明显之改变，而无明显之原因，最易涉贪污之嫌。因此，意见与行动苟有更改，必须清楚说明，当众宣告，同时解释所以变化之理由，决不可暗中为之。如有仆从秘友为主人亲信，其受器重也别无正当理由，则世人往往疑为秘密贪污之捷径。

粗暴引起不满，其实完全可免。严厉仅产生畏惧，粗暴则

造成仇恨。即使上官申斥，亦宜出之以严肃，而不应恶语伤人。

至于圆通，其害过于贿行，因贿行仅偶尔发生，如有求必应，看人行事，则积习难返矣。索罗门曾云："对权贵另眼看待实非善事，盖此等人能为一两米而作恶也。"

旨哉古人之言："一登高位，面目毕露。"或更见有德，或更显无行。罗马史家戴西特斯论罗马大帝盖曰："如未登基，则人皆以为明主也；"其论维斯帕西安则曰："成王霸之业而更有德，皇帝中无第二人矣。"以上一则指治国之才，一则指道德情操。尊荣而不易其操，反增其德，斯为忠诚仁厚之确证。夫尊荣者，道德之高位也；自然界中，万物不得其所，皆狂奔突撞，既达其位，则沉静自安；道德亦然，有志未酬则狂，当权问政则静。一切显达，无不需循小梯盘旋而上。如朝有朋党，则在上升之际，不妨与一派结交；既登之后，则须稳立其中，不偏不倚。对于前任政绩，宜持论平允，多加体谅，否则，本人卸职后亦须清还欠债，无所逃也。如有同僚，应恭敬相处，宁可移樽就教，出人意外，不可人有所持，反而拒之。与之闲谈，或有客私访，不可过于矜持，或时刻不忘尊贵，宁可听人如是说："当其坐堂议政时，判若两人矣。"

论灵魂不朽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灵魂不朽对我们的作用都是重要深远的，因此若是对于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漠不关心的话，那就必定是冥顽不灵了。我们全部的行为和思想都要随究竟有没有永恒的福祉可希望这件事为转移而采取如此之不同的途径，我们的行为及观念也要通过成为我们最终目标的观点来调节，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和判断而向前迈进。

因此，阐明我们的行为所依据的主题就要通过我们的兴趣和义务来完成。而这就正是何以我要在那些没有被说服的人们中间划出一种极大的区别的原因，我要将那些竭尽全力在努力求知的人和那些不学无术、思想麻痹而生活下去的人区别开来。

对于那些怀疑这一观点而为之叹息的人，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惋惜，他们把它视为最终的不幸，并且不惜一切以求摆脱它；他们把这场寻求当作是他们最主要的而又最严肃的事业。

然而思想麻痹、不思人生的人，他们仅仅由于不能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现那种可以说服他们的亮明，便不肯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求，他们不肯从根本上去考察这种意见是不是人们出于单纯的轻信而加以接受的一种意见，抑或是尽管它们本身幽晦难

明，然而却具有非常之坚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的一种意见。对于他们，我的态度完全不同，思考方式也有所改变。

对于涉及他们的各方面的事情，采取这种粗疏无知的态度，这使我恼怒更甚于使我怜悯。它使我惊异。在我看来它就是恶魔。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反之，我是说我们应该出于一种人世利益的原则与一种自爱的利益而具有这种感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消看一看最糊涂的人都能看到的东西。。

要理解这种观点不需要有特别高明的灵魂。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正而牢靠的心满意足。我们全部的欢乐都不过是虚幻，我们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最后还有那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死亡，它会准确地、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置于那种不是永远消灭就是永远不幸的可怕境地。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而又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纵使我们能做到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英勇，然而在等待着世上最美妙的生命的归宿却是如此。在充分地思考整件事后，我们要说：在这个生命中除了希望着另一个生命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别的美好，我们只是随着我们之接近于幸福才幸福，而且正如对于那些对永生有着完全保证的人就不会再有不幸一样，对于那些对永生没有任何知识的人也就绝不会有幸福可言，这些不都是毋庸置疑的吗？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持怀疑观点是错误的，可是当我们处于这种怀疑状态的时候，至少进行寻求却是一桩不可缺少的义

务，所以那种既有怀疑而又不去寻求的人，就十足地既是非常不幸而又是非常不义的了。假如他对他的观点确信无疑，公然以此自命，并且甚至引以为荣，假如成为他的快乐和他的虚荣的主题的就是这种状态本身，那么我对这种即无忌惮的生物无话可说。

我们怎么可能怀有这种感情呢?除了无从解脱的悲惨而外就不能期待别的，这里面又能有什么快乐可言呢?眼看自己处于无法钻透的蒙昧之中，又有什么虚荣可言呢?如下的这种推理是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有理智的人的身上的呢?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官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以及甚至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所说的话，它对一切，也对它自身进行思考，而它对自身之不了解几乎等同于对其他事物。我看到整个宇宙的恐怖的空间包围了我，我发现自己被附着在那个广漠无垠的领域的一角，而我又不知道我被安置在这一地点的理由，也不知道何以使我得以生存的这一小点时间要把我固定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先我而往的全部永恒与继我而来的全部永恒中的另一点上。我看见的只是各个方面的无穷，它把我包围得像个原子，又像昙花一现那样稍纵即逝。我所明了的全部，就是我很快就会死亡，然而我所绝对无知的又正是这种我所无法逃避的死亡本身。

"正像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该去向何处，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归于乌有，

或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的手里，我并不知道这两种状况哪一种应该是我永恒的成分。这就是我的情形，脆弱和不确定的状态。由这一切，我得出结论：我应该不再梦想去探求将会降临我头上的事情而度过我一生全部的日子。也许我会在我的怀疑中找到迷失的方向，但是我不肯费那种气力，也不肯迈出一步去寻求它。然后，在满怀鄙视地看待那些充心于此的人们的同时，我愿意既不要预见也没有恐惧地去碰碰这样一件大事，并让自己在对自己未来情况的永恒性无从确定的情形之下，悄悄地被引向死亡。"

谁愿与这样讲话的人接近呢?谁会从人群中间挑出他来，好向他倾诉自己的事情呢?谁会在自己的苦痛之中求助于他呢?而且最后，我们又能指望他的一生有什么用处呢?

我的一个梦想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

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贫困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这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个圣地也是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现在决非悠闲冷静下来或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的诺言的时候。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荒凉阴暗的深谷攀登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候。现在是向上帝所有的儿女开放机会之门的时候。现在是把我们的国家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中拯救出来，置于兄弟情谊的磐石上的时候。

如果美国忽视时间的迫切性和低估黑人的决心，那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伤。自由和平等的美丽秋天如不到来，黑人又须填饱的酷暑就不会过去，一九六三年并不意味着斗争

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黑人得不到公民的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

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现在黑人社会充满着了不起的新的战斗精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不信任所有的白人。因为我们的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今天参加游行集会就是明证。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向前进；我们不能倒退；现在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被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参加今天集会的人中，有些受尽苦难和折磨；有些刚刚走出窄小的牢房；有些由于寻求自由，曾在居住地惨遭疯狂迫害的打击，并在警察暴行的旋风中摇摇欲坠。你们是人为痛苦的长期受难者。坚持下去吧，要坚决相信，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

让我们回到密西西比去，回到亚拉巴马去，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回到佐治亚去，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去，要心中有数，这种状况是能够也必将改变的。我们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可自拔。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把这个国家刺耳的争吵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

会自由的。

在自由到来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儿女们将以新的含义高唱这支歌："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您歌唱。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冈。"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峰巅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山的顶峰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科罗拉多州冰雪覆盖的落基山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加利福尼亚州蜿蜒的群峰响起来！不仅如此，还要让自由之声从佐治亚州的石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田纳西州的瞭望山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密西西比的每一座丘陵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独立宣言

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着的政治联系，而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那“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真诚的新生人类公意的心理，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那些迫使他们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宣布出来。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民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利机关，底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诚然，谨慎心理会主宰着人们的意识，认为不应该为了轻微的、暂时的原因而把设立已久的政府予以变更；而过去一切的经验也正是表明，只要当那些罪恶尚可容忍时，人类总是宁愿默默忍受，而不愿意废除他们所习惯了的那种政治形式以恢复他们自己的权利。然而，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

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我们这些殖民地的人民过去一向是默然忍辱吞声，而现在却被迫地必须起来改变原先的政治体制，其原因即在于此。现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他那一切的措施都只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把具体的事实陈于公正的世界人士之前。

他一向拒绝批准那些对于公共福利最有用和最必要的法律。

他一向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那些紧急而迫切需要的法令，除非是那些法令在未得其本人的同意以前，暂缓发生效力；而在这样暂缓生效的期间，他又完全把那些法令置之不理。

他一向拒绝批准其他的把广大地区供人民移居垦殖的法令，除非那些人民愿意放弃其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此项代表权对人民说来实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只有对暴君说来才是可怕的。

他一向是把各州的立法团体召集到那些特别的，不方便的，远离其公文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其唯一的目的就在使那些立法团体疲于奔命，以服从他的指使。

他屡次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这些议会曾以刚强不屈的坚毅的精神，反抗他那对于人民权利的侵犯。

他在解散各州的议会以后，又长期地不让人民另行选举；这样，那不可抹杀的“立法权”便又重新回到广大人民的手中，归人民自己来施行了；而这时各州仍然险象环生，外有侵略的威胁，内有动乱的危机。

他一向抑制各州人口的增加；为此目的，他阻止批准“外籍人归化法案”；他又拒绝批准其他的鼓励人民移殖的法令，并且更提高了新的“土地分配法令”中的限制条例。

他拒绝批准那些设置司法权力机关的法案，借此来阻止司法工作的执行。

他一向要使法官的任期年限及其薪金的数额，完全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

他虚设了许多新的官职，派了大批的官吏到这边来骚制我们人民，并且盘食我们的民脂民膏。

在和平的时期，他不得到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就把常备军驻屯在我们各州。

他一向是使军队不受民政机关的节制，而且凌驾于民政机关之上。

他一向与其他的人狼狈为奸，要我们屈服在那种与我们的宪法格格不入，并且没有被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权之下；他批准他们那些假冒的法案：

他把大批的武装部队驻扎在我们各州；

他是用一种欺骗性的审判来包庇那些武装部队，使那些对各州居民犯了谋杀罪的人得以逍遥法外；他割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

他不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向我们强迫征税；

他在许多案件中剥夺了我们在司法上享有的“陪审权”的利益；

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逮解到海外的地方去受审；

他在邻近的地区废除了那保障自由的英吉利法律体系，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横暴的政府，并且扩大它的疆界，要使它迅即成为一个范例和适当的工具，以便把那同样的专制的统治引用到这些殖民地来；

他剥夺了我们的“宪章”，废弃了我们那些最宝贵的法令，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政府的形式；

他停用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反而说他们自己有权得在任何一切场合之下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不在其保护范围之内并且对我们作战，这样，

他就已经放弃了在这里的政权了。

他一向掠夺我们的海上船舶，骚扰我们的沿海地区，焚毁我们的市镇，并且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刻正在调遣着大量的外籍雇佣军，要来把我们斩尽杀绝，使我们庐舍为墟，并肆行令刻的荼毒——他已经造成了残民以逞的和毫信弃义的气氛，那在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时期都是罕有的，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一向强迫我们那些在海上被俘虏的同胞公民们从军以反抗其本国，充当屠杀其兄弟朋友的刽子手，或者他们自己被其兄弟朋友亲手所杀死。

他一向煽动我们内部的叛乱，并且一向意图勾结我们边疆上的居民，那些残忍的印第安蛮族来侵犯。印第安人所著称的作战方式，就是不论男女、老幼和情况，一概毁灭无遗。

在他施行这些高压政策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曾经用最谦卑的词句吁请改革，然而，我们屡次的吁请，结果所得到的答复却只是屡次的俯拜。一个如此罪恶昭彰的君主，其一切的行为都可以确认为暴君，实不堪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

我们对于我们的那些英国兄弟们也不是没有注意的。我们曾经时时警告他们不要企图用他们的立法程序，把一种不合法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身上来。我们曾经提醒他们注意到我们在此地移殖和居住的实际情况。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

侠义精神呼吁，而且我们也曾经用我们那同文同种的亲谊向他们恳切陈词，要求取消那些倒行逆施的暴政，认为那些暴政势必将使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归于破裂；然而，他们也同样地把这正义的、血肉之亲的呼吁置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他们有分离的必要，而我们对待他们也就如同对待其他的人类一样，在战时是仇敌，在平时则为朋友。

因此，我们这些集合在大会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吁请世界人士的最高裁判，来判断我们这些意图的正义性，我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的权力，谨庄严地宣布并昭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为了拥护此项“宣言”，怀着深信神明福佑的信心，我们谨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共同保证，永誓无贰。

要为自由而战斗

遗憾得很，我并不想当皇帝。那不是我干的行当。我既不想统治任何人，也不想征服任何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挺想帮助所有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黑种人还是白

种人，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做人就是应当如此，我们要把生活建筑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不要彼此仇恨，互相鄙视。这个世界上有足够的地方让所有的人生活。大地是富饶的，是可以使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的。

生活的道路可以是自由的，美丽的，只可惜我们迷失了方向。贪婪毒化了人的灵魂，在全世界筑起仇恨的壁垒，驱迫我们踏着正步走向苦难、进行屠杀。我们发展了速度，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机器是应当创造财富的，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了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头脑用得太多了，感情用得太少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聪明乖巧，而是仁慈温情。缺少了这些东西，人生就会变得凶暴、一切也都完了。

飞机和无线电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些东西的性质，本身就是为了要发挥人类的优良品质；要求全世界的人彼此友爱，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现在世界上就有千百万人听到我的声音——千百万失望的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使人们受尽折磨，把无辜者投入监狱。我要向那些听得见我讲话的人说："不要绝望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这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逝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毒，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战士们！你们别为那些野兽去卖命呀——他们鄙视你

们——奴役你们——他们统治你们——吩咐你们应当做什么——应当想什么，应当怀抱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限定你们的伙食——把你们当牲口，用你们当炮灰。你们别去受这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摆布了——他们都是一伙机器人，长的是机器人的脑袋，有的是机器人的心肝！可是你们不是机器！你们是人！你们心里有着人类的爱！不要仇恨呀！只有那些得不到爱护的人才仇恨——那些得不到爱护和丧失了理性的人才仇恨！

战士们！不要为奴役而战斗！要为自由而战斗！《路迦福音》第十七章里写着，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不是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心里，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人民有力量——有创造机器的力量。有创造幸福的力量！你们人民有力量建立起自由美好的生活——把生活富有意义。那么——为了民主——就让我们使出那力量来吧——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吧。就让我们进行战斗，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它将使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它将使青年人都有光明的前途，老年人都过安定的生活。

那些野兽也就是用这些诺言窃取了权力。但是，他们是说谎！他们从来不去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永远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独裁者自己享有自由，但是他们使人民沦为奴隶。现在，就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解放全世界，为了消除国家的壁垒，为了消除贪婪、仇恨、顽固，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建立一个理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科学与进步将使我们所有的人获得幸福。战士们，为了民主，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哈娜，你听见我在说什么吧？不管这会儿在哪里，你抬起头来看呀！抬头来看呀，哈娜！乌云正在消散！阳光照射出来！我们正在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可爱的世界，那时的人将克服他们的贪婪，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残忍。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人的灵魂已经长了翅膀，他们终于要振翅飞翔了。他们飞到了虹霓里——飞到了希望的光辉里。抬起头来看呀，哈娜！抬起头来看呀！

沉思录（2）

信仰自白

可以和能够把自己最好的观察和研究能力奉献给客观的、非时间性的现象，做一个这样的人，真是有特殊的福分。我有幸享有这种福分，它使我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个人的命运和周围人的行为。对此，我是多么高兴和感激啊！但是，这种独立性并不允许我们漠视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义务。

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状况奇特得很。我们中的每个人，既非自愿也无人邀请，就在这世界上作一短暂的逗留，对于为了什么和目的何在却毫无所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是感受到：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即为我们所爱的以及许多与我们命运攸关的人而活着的。

我一直在想，我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着其他人的劳动，我知道，我欠他们多少。

我不相信意志自由。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在任何情况下都陪伴着我，并使我与人们的行为和解，即使这些行为确实伤害了我。这种对意志不自由的认识使我得以不过分严肃地对待作为行为和判断的个体的自己和他人，并使我保持有益的幽默。

我从不追求舒适和奢侈，毋宁说我甚至十分鄙视这一切。我的社会正义激情经常使我与人们发生冲突；同样，我对不是绝对必要的束缚和依赖的反感也使我与人们发生冲突。我始终尊重个人；我对暴力和社团狂热怀有不可克服的反感。出于这种动机，我是一个热情的和平主义者和反军统主义者，我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它装出爱国主义的样子。

我认为，来自地位和财产的特权是不公正和腐败的，过分的个人崇拜也是如此。尽管我熟知民主国家形式的缺点，但我仍然拥护民主的理想。社会的平衡和个人的经济保障，我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重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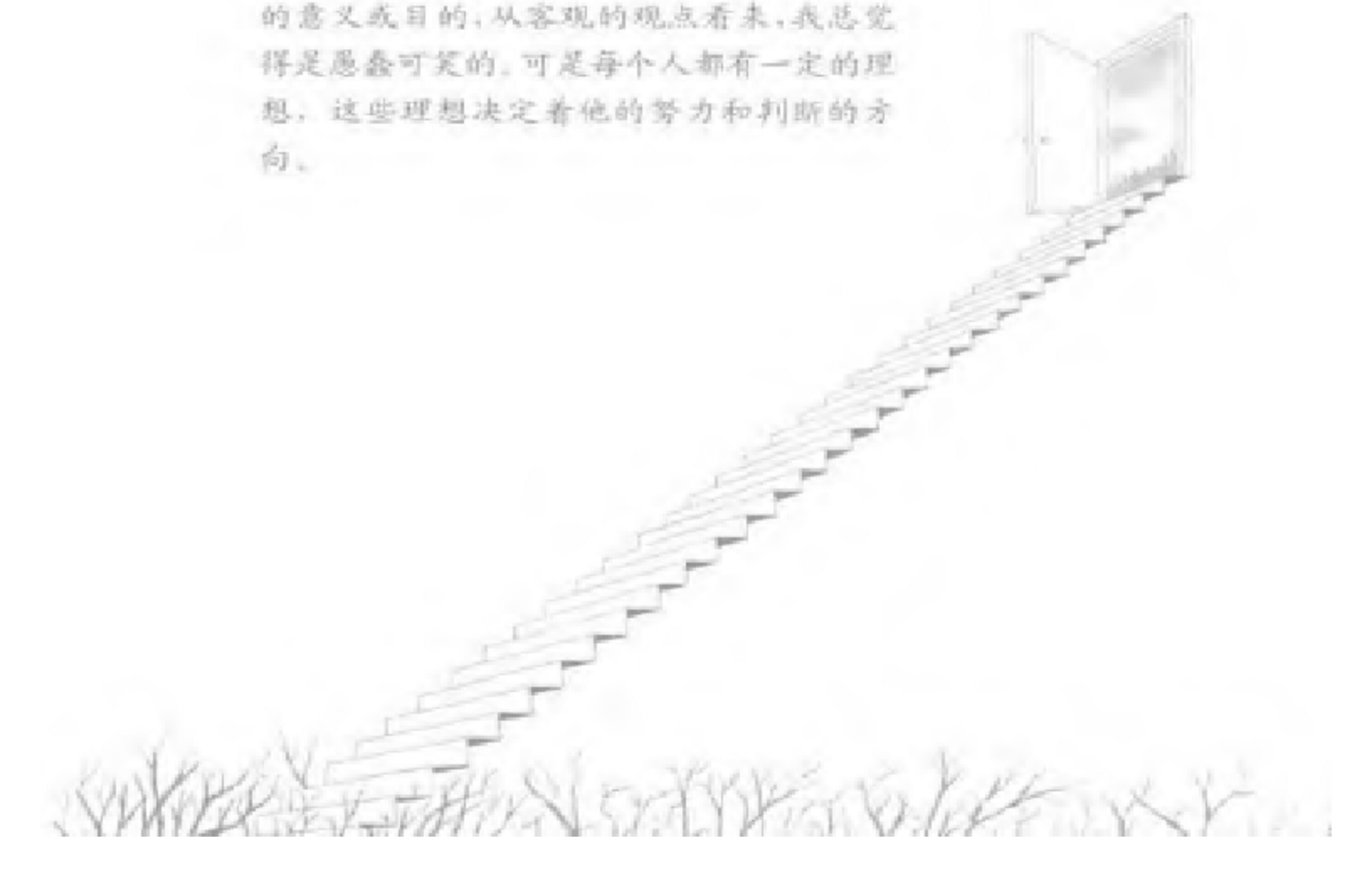
虽然，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独往独来者；但是，归属于一个追求真理、美和正义的看不见的共同体的意识，阻止了孤独感的产生。

人所能体验的最美和最深刻的东西是充满神秘的感情。这是宗教和艺术、科学中所有深刻追求的基础。我认为，体验不

到这一切的人，即使不像一个死人，那也像一个盲人。在我们经验之外，隐藏着为我们心灵所不可企及的东西，它的美和崇高只能间接地、通过微弱的反光抵达我们，感受到这些，就是宗教。只是在这意义上，我才是个有宗教感情的人。满怀惊异地预感和寻求这种神秘，谦恭地在心灵上把握存在的庄严结构的黯淡摹本，对我来说，已是足够的了。

卷四

要述完一个人或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



我的世界观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之，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

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或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做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轻蔑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精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觉得都是可以鄙视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地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做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

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

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产生的勇敢行为，甚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种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他会有像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虔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

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人生信念

不管是简单地或详细地，我觉得要将我对人生和世界的哲学概念或信念——或许应该说是我的观点，或我的感情？——有系统地陈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经由图像和韵律间接表达我对世界和人生总是这种习惯并不适宜抽象的说明，我现在的情况，倒有点像浮士德被格列卿（Gretchen）问到他对宗教的态度时一样。

当然你的意思并不是要考问我，但事实上你的问句与此相似。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要说出我对宗教的感觉可以说比要说出我对哲学的感觉容易些。真的，我否认我对精神方面的问题持有任何空论的态度；我一直惊奇于有些人为何那样轻易将“上帝”这两个字说出口——或甚至写之于纸上；对我以及和我同类的人而言，在宗教上，某种程度的谦虚，甚至缺乏信心远比任何过度的自信更为适宜。我们似乎只能以间接的方法来研讨这问题：利用比喻，即伦理的象征，这样可以使这概念与宗教脱离关系，暂时除掉教士袍，而只从事于合乎人性的精神问题之探讨。

最近我读到一位博学的朋友讨论 RELIGIO 这个拉丁词的来源和历史的一篇论文；这个词的动词形为 RELEGERD 或 RELIGARE，它的非宗教的意义是照顾，留心，想起等。它是 NEGLEGE RE 或 NEGLIGERE（疏忽之意）的相反词，意指专心，挂虑和仔细，谨慎，小心之态度而言——也就是一切不当心和疏忽的相反词。整个拉丁时代，RELIGIO 这个词似乎都保持着知觉，良心上的缜密等意思。在最早的拉丁文学里，这个词的用法就是如此，并不一定与宗教或神的事情有关。

读了这文章我觉得很高兴。我对自己说，如果那样子便算笃信宗教，那么每位艺术家，仅依其艺术家的身份，都可大胆地自认为是笃信宗教的人了。因为还有什么会比不当心或疏忽更与艺术家的本性相悖呢？除了专心，谨慎，注意，深切的关心——总而言之，仔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显著地表现出他的道德标准以及他与生俱来的特质呢？艺术工作者当然是最细心的人；智慧高的人都是如此，而艺术家以其创造性的才华建造人生和心智间的桥梁，只是此一类型的一种表白而已——或者我们应该说，一个特别令人欣悦的怪物？是的，细心就是这种人最明显的特征；他深切而灵敏的注意着整个宇宙精神的意旨和活动，真理之外衣的更换，正确而必需的事物，换言之，即上帝的意旨；有心智和精神的人，必须不顾那些愚蠢，受到惊讶，依恋于当代颓废和罪恶事务的民众间所引起的恶感，而全心全意地为上帝服务。

那么，艺术家、诗人——由于他不但对自己的作品，而且对善、真，和上帝的意旨都能全心贯注——可以说是一个对宗教虔诚的人了，当歌德用下列词句赞美人的高贵命运时，他的意思就是如此。

思想永远正确的人，永远完美而伟大。

再换句话说：对我这类人而言，有人性才有对宗教的信仰。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性来自对人类的神化——事实上这根本没有什么根据！当一个人的话日日与冷酷无情的事实互相矛盾时，他在观察我们这些疯狂的人类之后，他还敢尽发乐观的豪语吗？每日我们都看到人类在犯着十诫里的恶事；日日我们都为其前途失望。我们非常了解为何天使们自创世以来一见到造物主对他那可疑的手工显出难解的偏心时，他们就会脸露轻蔑。然而——今天更甚以往——我觉得不管我们的怀疑如何有根据，我们绝对不能对人类心存讥讽和轻视。虽然人类的罪恶昭彰，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在艺术的形式、科学、真理的追求、美的创造、正义的概念等等方面所显露出来的伟大和可敬的特质。每当我们说出人类或人性这两个字眼时，我们便触及到一个"大神秘"；如果我们对这"大神秘"已无知觉，那么我们便已经屈服于精神的死亡。

精神的死亡。这几个字听来倒很有宗教味道；而且令人有异常严肃之感。今天我们的时代特别严酷。人类的整个问题以及我们对它的看法都有着生死存亡一般的严肃。对每个人而言，